

期九十二第  
號月二十

極  
公  
與  
同



橄欖月刊

十二月號

第三十九期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 橄欖

十二月號

---

短篇小說

---

創作

琪露士·波頓.....黎學賢(3)

橘.....屈義林(25)

海水.....鄭影子(57)

沉默着.....印全(101)

夜.....張雁白(119)

譯作

生路 (辛克萊).....余慕陶(37)

偉大的石面像.....錢國成(69)

小品

---

超脫.....李夾人(65)

住院.....賀玉波(111)

# 第三十九期

內 容

---

## 詩 歌

---

孤榻<sub>外兩篇</sub>.....林英強(1)

孤榻

葉落

秋暮

詩二章.....楊青萍(53)

幽會

記憶

詩三家

黃昏.....侯汝華(97)

渴望.....金素兮(117)

默語.....李堅磨(99)

---

## 長 篇 小 說

---

雙子星座.....劉 心(129)

孤 榻 外兩篇

林 英 强

孤 榻

燈是像迷了酒的眼，  
夜午之榻若露之冷，  
九月的輕寒，  
枕是涼透了。

樓之外之雨之飄瀟，  
樓之內之榻之寒悄，  
燈之昏醉夢之殘。

葉落

心之索莫，  
葉之落閑階之蕭索；  
殘葉重壓之於病弱之薔薇，  
季節之車旋轉之亂轍。

蛛之網之網斷了，  
殘葉之剪之無情之贈。

秋暮

斜陽之影葉之凋，  
殘敗之蹟暮年之照。

溪畔之樹之搖，  
幽怨之音如嫋娥之泣。

寂靜之村巷之斜陽，  
秋暮夜之裏紫愁傷之繃帶。

# 琪露士·波頓

黎學賢

一件事物的展開，是悲呢還是喜，誰能預料呵！……

時候交了冬，一切都呈着蕭索的氣象。因為我們的勤  
號艦在香港逗留一個星期時間的緣故，每天下午一點鐘過  
後，我可以上街。但船塢是在夜間十點鐘關門的，有時探  
訪朋友，時候過了，便須在外間找一間比較清潔的旅店住  
一夜，到第二朝早才回去。

是泊在香港的第四個夜晚。我到思豪酒店參加一個異  
性朋友結婚典禮，散席的時候已是快到十點鐘了。簇在  
項鍊與粉臉之間，一切無謂的應酬如握手道賀之類的做過  
了，輕輕地拉高了大氅的領子，便跑了出來。此時我沒有

歡快，也沒有悲哀。

在皇家碼頭站了一會，又向維多利皇后像那邊走了。海水打到岸邊來，發出激越的噪音。九龍一帶的燈光全隱在霧氣迷茫中。把燒殘了的煙屑丟下了海去，以後插在袋裏的手掏出一條皺摺不堪的紙，上面寫着一行不大清楚的字：「破壞別人的幸福，永遠是不會寬恕自己的。」眼睛掠過了，於是乎我的眼前便晃着一個可憐的人底陰影，嘆着悽怨的嘆息：「My days are in the yellow leaf ……………」

像負重的頹然地把紙條拋到海裏去了，曲着背踏過了年紅燈的光潮。駱駝的電車緩緩的在黑暗的角落裏失落了。瓦斯燈的光芒照住身背，反映在柏油馬路的上影子無從捉摸。我覺得走在這路上的祇是我一個人。風在我的耳旁吼叫。在這樣的環境之中，我又被一種東西糾纏住了。

當我每一次被一個影子所攪擾的時候，我總想縱情痛哭。這是夢嗎？爲什麼這個影子總掛在我的眉梢，我的臉上呢？不論是春夏秋冬，這個影子永遠是不離開我的。啊！我應該要懺悔一次了。……

這樣想着時，我的步子亂了，其後轉了一個灣。周遭



很靜穆：如入了墓地一般。白色的烟絲常常蒙了我的整個面孔。

突然的，在遙遠的彼方有一漢子跑前來了。那人也好像我一樣的放快脚步，但他的臉孔一忽兒抬起來，一忽兒又垂低了。沒有戴上氈帽，蓬鬆的頭髮向空中飄飛，披着一件殘舊的黑色大衣。先前我覺得有點怕，在這寂靜的山腰道上也許會有小偷出現；但是等到我看清楚這人的舉動之後，我纔放下了心。我知道這人也必然的像我一樣心清壞，愛夜行的。

他在一盞瓦斯燈之下站住了。右手按在額上，凝視着天，他好像在太息。從稀微的燈光望去，那是一副清癯的臉孔。

——哦！是琪露士·波頓！……

我馬上便驚悸了起來，連忙打了兩個寒噤，從毛孔裏滲出冷汗。我不曾給他招呼，我像被魔迷了心，人是失去了勇敢，失了理性，失去了一切。我仍放開脚步跑。他站了一會又向前走了。看着他的像幽靈的影子在黑暗中消滅了，我開始嘆息。「雖然小瑪利離開了我，但她仍掛念着她的爸爸的。嘉露，我們不久就會再擁抱一起了。」這些

話刺痛了我的心弦，我拔出了一條手帕；這樣，許多往事重先在腦角湧起來了。——

在一千九百三十年的初冬，那時正是我向一家報館辭職的時候。因為失戀的結果，遂使我的精神大受打擊。賦閒在一條陋巷中，開始對法朗士的全部著作努力研究；但是這位白髮的異國朋友的作品不會對我的生活有一些兒裨益，窮愁潦倒，所以便硬一硬心腸飄然遠引，憑一個朋友的推薦，於是落在勤號艦幹工。

勤號艦是有整整二百個英國水兵，五十個中國人的。在這五十個中國人中，年紀最輕的，口才夠流利的算我。我是被稱做小李，可是那些水兵却叫我嘉露。我們都是幹着下層的工作。雖然肉體頗受痛苦，但精神方面還好。每月的薪金發足，火腿蛋哩，鷄絲炒飯哩，……這些愛吃就吃，所以感覺頗舒適。到橫濱，星加坡，上海，倫敦，或是柏林，我們必得跑上去玩幾天。上酒吧喝酒，叫女人開房子，差不多我們其中就沒有有一個顧到家庭。袋裏有錢時，明天回來便會增加十塊或百塊。這個數目誰也不會驚奇，去賭博誰也會佔上風的。

我因為自幼喪了父親，故此對讀書此道頗認真。但我

說英語說得很壞，而想到雜在這異國人之羣裏，若不會說話是極不方便的，故此下了決心，要在沒有工作時，就上了房門讀書。我定了許多中外出版的雜誌。偶爾遇到了不甚瞭解的字句，我便檢查字典，一次檢過，隨後我會忘記的，但到第二次檢查之後，我便永遠把牠烙印在我的腦海中了。我毫沒有倦怠，我認爲這樣去自己讀書是終會成功的。讀書就是一種終身最快樂的事業。大概用去了七個月的光景，我已經說話很有條理而且頗能看報紙了。我常常和水兵們閒談，這個也會幫助我說話進步的。

在和我逗着玩的水兵們，其中頗與我愛好的算是皮克列夫。他是有着闊肩膀和很有能幹的人，態度頗沉着很懂得世故，不嗜酒，也不愛去嫖女人。不論在什麼人面前說及他的往事之時，他總是很謙虛的。一般青年在說話時愛把肩膀聳一聳的輕佻態度，他是一點也沒有。他說他仍沒有愛人，在倫敦城中住着的是他的姑母。他勤勉，我每每看見他在讀蕭伯納的戲劇，他稱讚蕭伯納的戲劇如何的對吾人的思想有所啓發，如何的竭力譏諷社會，最後他問到我關於中國的戲劇，是否舞台劇已在沒落期中。在談話上大家頗投機，所以他時時在一班水兵們面前提及我：「你

---

們看吧，嘉露這人才勤力呢！」

但是，爲着國界所限，有許多水兵是和我談不來的。琪露士·波頓就是其中之一。他賤視我，說我是文化落後的民族的一粒塵，在旁邊又襯托出他們的祖國如何的強盛，國民如何的富有奮鬥精神，他說英國是太陽。很多時候他拿菓皮放在路上讓我滑倒，其後哈哈大笑。在這個時候，我不消說感覺到一種壓迫，侮辱，羞恥；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在都市飄泊了十多年，一事無成，而到頭來吃這種苦；想起這時代，想起這紛亂的國家，是的，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皮克列夫處處對我表示親暱，每一次上街回來總買多少東西給我。這並不是我對他好感的主要原因，我認爲一種朋情之成立是基在態度或是意識之上的。這人的印象第一次便給我很深的認識了。但是，琪露士·波頓的傻頭傻腦，那種難堪入耳的話，比較皮克列夫來，是差別得很遠的。想到這一點我時時憤慨，時時痛心。

在一個時候，我也會想到沒法子使琪露士·波頓受我窩屈。一個變野了的人，他是應該受警惕的。因此在幾次的懼怯之下終竟決定了一個主意：拿一個親熱的朋友資格

向皮克列夫說話。

「如果沒有感受另一種痛苦之時，」我的聲音稍微有點顫戰，但又馬上鎮定下來，從從容容的繼續下去了：「我是不反對你在衆人之前提及我的。真的，朋友，在許多時候我想琪露士·波頓有所不利，他太對我不住了，他常常譏弄我！」

「你爲什麼說這些瘋話呢？……」

「瘋話嗎？瘋話嗎？皮克列夫，如果不是爲着生活，我會跑到這塊地方來嗎？」我簡直要想哭了。

輕輕的拍着我的肩膀說：「朋友，別難過，誰不是爲着生活呢？祇要刻苦……」隨後很懊惱的悄悄的走了。

他這種憂鬱的姿態，當時頗感動着我。對未來，不消說我們都抱樂觀的。但是要叫我克服琪露士·波頓所給予我的痛苦是一點也沒有辦法的。

在一個夜夕，那時大概離聖誕節前十天，皮克列夫突然的跑到我的房裏來，並且還帶了琪露士·波頓。一着見他，我馬上惱怒起來，憎惡這個人，差不多連見也不想見他。爲什麼皮克列夫要帶他到這裏來呢？他是知道我恨他的。那個常常帶着哭喪樣的臉孔，微凸的紅鼻子，說話時

的輕佻舉動，一切都引起我討厭的。我應該給他吃苦，他侮辱我，難道我採取一種報復的手段不應該麼？

這樣，我喚皮克列夫到們外來，我對他說：「皮克列夫，你太挖苦我了！你爲什麼要帶他來見我呢？你知道我是憎惡這個人的。」

「嘉露，我是想你們拉拉手的。」

皮克列夫這話並不使我注意，我堅決的側轉身來忿怒地指着他說：「你馬上離開這裏吧！我是不願意見你的！你知道我憎恨你比任何一個水兵更多的嗎？……」

在一刻間的沉默之後，他的眼睛便睜大了起來，嘴唇抽搐着，猛的向我撲了過來。皮克列夫攔住他。

「爲了我的面上，你們拉拉手吧！」

「我爲什麼要和他拉手呢？一個鄙劣的傢伙！」我的聲音頗勁，心在跳動着。

他噓着氣，很疲乏地坐在一張籐椅上了。我點上枝高價的香烟慢慢的說：「琪露士·波頓，你應該想一想，我平常對人們是怎樣的態度。我尊重你，如同尊重我的兄弟一般；但我也同樣的希望你尊重我。」

「是的，是的……」皮克列夫搶着說，隨後把我們的手

搭在一起了。

雖然最後彼此的手握起來；但無論如何，我始終都感覺這人很下流，但他實在給予我的印象太壞了。

自從這一夜之後，我很少見他；然而在一班同事或是  
一些水兵們談論到了一樁小小的事情時，很多時候我會想起他來，他給我的侮辱是忘不去的，我不能寬恕他。但是，在某一個時候，我却又覺得我須要見他一見，看他最近的態度如何？看他對待一個異國人還像從前一樣沒有？可是，許久以來，我找遍了各部地方都不見他，「My days are in the yellow leaf.」這句話再也聽不到了。

我開始在懷疑了起來，究竟他到那裏去呢？他跳海自殺？吃毒藥？我找皮克列夫問，他答是不知道，他說總不會自殺的。我不大相信他這話。假如他真的自殺了，我認為應該負一半羅過的。我為什麼不可以寬恕他呢？我們都是在一種不良的空氣中活着，我們不應該拉起手來嗎？為什麼存着一種私見？互相排斥？……

被痛苦磨害着，一直到六個星期之後我纔看見他。一晚，皮克列夫特地跑來告訴我他在Smoke room 發見他，說他比前更為沉默，樣子更難看，眼睛打上黑圈。以前不

論勤號艦到了什麼地方，他總是上街去玩一夜的，但現在到了星加坡，而他却靜着，沒有人跟他說話，常常的悄悄地凝視着海。他好像對着海發夢。這情形很打動我的心弦，使我感覺恐怖。因為從前也有一個水兵這樣，先前表現着沉哀，時時望海，嘆息着，沒有一個人會睬他，結果到上海之時便自殺了。這印像至今還很深刻的印在我腦海，深夜想到極可怕。我也怕他這樣結果他的生命。

經過了良心的譴責，同時看他那可憐的樣子，我不復記起他以前侮辱我的話了：「你們算得什麼呢？對你說，中國人在我們的眼中簡直像一條狗！」我同情他，可憐他。我想他必有一樁不可告人的傷心的事情。一個水兵，他離開了家庭，他對他的事業是懷着一個希望的，你看。他們每一個都樂觀，每月的薪金除了皇家給自己匯一半錢回祖國去養活妻子之外，還得把生活過得舒舒服服，跳舞場啦，酒吧啦，叫女人開房間啦，醉酒時把一個同伴的頭皮打破了，他還哈哈大笑，總之，他們每一個都具有一種聰明；然而，琪露士·波頓，是沉默，好像失去了要把自己的生活基於泰然之境的那種聰明，他現在改變了呀！我幾乎懷疑到他是一個把自己的幸福來作賤的人。皮克列夫不



像他，他雖然極端沉靜，但他不會殘踏幸福的，我可以這樣肯定的說。他能夠在書中尋求幸福，他說「開卷有益」。

看見琪露士·波頓如此衰頹，我覺得他可憐，由可憐而每每想到自己對他有所幫忙。使一個朋友恢復幸福，這是應該的。我找皮克列夫商量，喚他設個辦法；但他却靜着，後來我又不耐煩的說了：

「皮克列夫，你試想想，爲了一個朋友的幸福，我們不應該幫忙他麼？在我們的能力所能及的。」

「他不歡喜看小說，關於社會問題的一類書籍他也不歡喜研究，所謂幫忙，究竟幫什麼忙呢？」

「想個法子使他和每一個水兵一樣的過活。」

「人類是機警的，沒有一個不會爲自己打算。一隻蜜蜂，一隻飛鳥，牠會營巢探食，何況我們的琪露士·波頓？但是，你却又太過聰明，你不會把對於琪露士·波頓的關注放在書本上嗎？浩如煙海的典籍，是夠你一生去用功夫的；這樣，你將找出一些真理，——你所傾服的真理。」

我沒有話。我並不覺得他殘忍，或是蘊含着某一種意義。他相信琪露士·波頓純是一個樂觀主義的人，他不會

愁苦的。

然而，他真的是樂觀主義的人嗎？人生的枷鎖不會落在他的肩背上嗎？但是爲什麼他總是沉着臉，望着海，嘆息着：「My days are in the yellow leaf.」呀！

打破了一切成見，我寫了一張紙放在琪露士·波頓的床上。我想找一個機會和他談談話。當晚他就到我的房裏來。我記得那時正是勤號艦離開東京向橫濱進發的第一晚。

他穿着一件水兵的制服，頭髮沒有梳，面孔很憂鬱。在我和他握手這一剎那間，雖然他裝出一點兒微笑，但是很勉強的掙扎是明顯的。

他開始向我道歉：「嘉露，寬恕我以前的一切吧！」跟着把臉孔埋在雙掌中。

我沒有理會他這句話，我說：「琪露士·波頓，你應該把自己弄得幸福一點！」

他擱下了捫住臉孔的雙掌，瞪住我。

「是的，」我頗莊重的繼續說：「如果我們感覺到生活沒有意義時，我們應該設個法子去補救。……」

突然的，他站起來了；把頭搖了搖。

「噯，嘉露，我太蠢了，我太蠢了。……」

「你在說什麼呢？你須知道你現在是清醒，現在是和我談着話呀！」

「不錯，我現在是清醒；但是有什麼用處呢？嘉露，十二年來的希望，此刻已經完全幻滅了！……」

興奮地揮着手，說着。他好像中了迷，好像這積鬱很久以前便想向人發洩。對於這個人，現在才悟到並不使人討厭。

「當我在十二年前，」他又說話了：「那時我仍很青春，臉孔和眼睛很夠迷惑一般如花似玉的異性，並且我很有美麗之頭髮，我也很愛說話，我愛上了許多高貴的小姐和太太們，她們拒絕了其他男人的支配，樂意的在我的膝下期求另一種愛情之慰藉；但是，嘉露，在一個偶然之機會下，我認識了一個比她們還嬌貴的聖潔的女郎了，那就是我所最尊崇的佐芙露絲。雖然我們沒有說過許多話，但在這寥寥的幾句對答中，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不論是她的眼睛，她的頭髮，她的談吐，即令我的心如止水，也可會使我的精神沉淪。當她在宣佈上帝之聖旨時，那種莊重的神情，又深使我回復了古人，像置身於聖地耶路撒冷。是

的，那時我的確發狂般的鍾情於她，在夜晚，在孤獨之時，我每每暗自發誓除了她之外永遠不愛任何一個人，除了她，是的，還有什麼人的靈魂比較更潔淨呢？經過了環境的種種阻撓，和兩人間的種種誤解，三年之後，我們結婚了。在倫敦城中的一間木屋居留着，享受着黃金的歲月，沒有憂愁，生活上的一切不平等的風波，完全在腦後飛去了。但是，嘉露，不久我們的小瑪利生下這個世界來了，而蒙里特伯爵所捐輸給我的三分一的財產又經耗費盡淨了，這樣，我於是乎便開始去找工作，我在一家電燈公司裏當一個賤微的職，月薪十五金鎊。生活在這紙醉金迷的大都會裏，以這十五金鎊來維持三口子本不屬容易，何況有時竟會拖欠？自己的精神，甯靜，完全被一種工作所磨害，在一定的原則之下，這小小的代價是應該獲得的；然而，假令是降格的去求人可憐，求人施與一點殘滓，這便是一體極恥辱的事了。這樣，我便決意走了。從那個時候始，我開始愁苦，讓苦思想剝蝕豐滿的笑容，結果病倒了。

.....

「病愈，此時我對人生簡直是抱了遊戲的態度，我付想一個辦法去發財，我混在一般豪紳之中賭博，我買馬票

，和舞女與及咖啡店的下女糾纏；但是，結果我吃虧了，許多朋友竭力誹謗我的名譽，說我無能，說我的生活直如野獸。可是他們在我的面前却又強弄笑顏，一洗他們猙獰之神色。這不體面的淫言展佈開去，我便失去了對人的一切信仰，失業的結果，三口子都吃着黑麵包了。」

裁刺着心一樣的，差不多就是一瞬間，他的臉孔由陰鬱而開朗了起來，捧着頭的手垂下，跟着又破喉說了：

「對於這件事體，我們應該怎樣來加以論斷呢？是的，我應該把以前的信仰從新審定了。處在山窮水盡之時，我應諾了佐芙露絲的忠告，開始奉了主耶穌。把我們的一切願望都放在主之身上，在教堂，在家庭夜會中，我們都極虔誠的唸着：「願爾名聖，……」我們的衣食，我們的智慧，完全是主所賜給我們的。主耶穌之降世，是以拯救人類為其使命；但結果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了。「你應該敬畏上帝，吃你從勤勞獲得之飯粒，這樣你便是有福；所羅門極榮華之時，所穿的都比不上一朵百合花。」在一個祈禱會中，約翰牧師對我佈施了他的熱誠之鼓勵；這樣，我堅決的離開倫敦，離開妻兒了。……」

他的眼淚差不多迸流出來了，他頹然地坐在一張椅上

。我倒了一杯熱開水給他，叫他別太興奮。他接過了，喝着。

對於皮克列夫的話，這時我覺得一點也不對。我越覺得他是可憐。爲着妻兒，所謂雍容，幸福，完全被犧牲去了！人類的希望是容易消失的。

他站起來，可是無力地靠在椅背。他的面孔很緊縮，這樣子是有幾分使我害怕的。他喝完了開水，用一種很是淒惋的不大清楚的聲音又說了：

「嘉露，我是希望過十二年的水兵生活的，度過了十二年，我便永遠脫離了它。因爲相信在這時候我的生活環境會根本改變；但是，現在不是滿了十二年嗎？爲什麼又跑回來呢？在規定三年回去祖國一趟，而每趟祇限六個星期；這樣，十二年中，我應該回去祖國四次，合計日子共有一百十八天。不瞞你說，嘉露，在第三次回去，我的妻，我們的小瑪利，（喲！時間跑得這麼快，小瑪利差不多有十歲了！）她們都很快活的歡迎着我，道知了各個朋友到來祝福我，我快樂得異常忘形；但是，六個星期過去了，我又要離開她們了。當我坐上一部馬車之後，我的妻把頭垂得更低了，我瞧見她的眼睛包含着淚水。

「親愛的波頓，還有三年你便可以回到這裏來長住了  
。……」

「是的，還有三年，三年之後我們可以過安樂日子，  
上帝是會祝福我們的。……」

「實在，嘉露，我仍沒有十分把握的，因為根本上我們的皇家並不會為一個水兵充滿十二年以後的生活費想過一下！我已預測到種種不幸的事情之將發生了。我比前更為沉靜，更為憂愁。嘉露，最後那一次回去便決定我的命運了。我滿希望的把各個朋友的債清還了，我打了一個電報給在倫敦城中的妻，說我于某日可以安然抵埠，可以永遠挽住她的臂膀跑到電影院和咖啡座去，可以泰然自適的混在莊嚴的禮拜堂中祈禱，可以吃我們的從勤勞中獲得之飯粒；但是，在我冒雪回到了舊日的故居，一派都已改變了，佐美露絲跟着一個珠寶攝商跑到紐約去，小瑪利落在姑母家。一個從巴黎跑來的藝術家佔據了這個屋子，他把我的理想之寄托所破壞無餘，他做着一種帶上說教者的態度向我伸述這事情之不滿意：「朋友你想想吧，英國是不能和猶太人比擬的，即令生活陷在極端窮困之中，也可能悟出一點美化；但是，對於一個信徒之不安於環境，在上

帝的面前做出醜事，社會人士是認為最恥辱的。當我搬進這裏來之後，竟使我得了一個不平凡之感念，這種感念足以侵害一個有素養的藝術家之烏托邦的。哦！上帝，你們的萬能之主，看一看這卑鄙之劇吧！……」因為當時我實在太痛苦了，所以對於這人的對我的名譽大加以攻擊祇表示無言。是的，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辯護呢？……

「嘉露，我應該怎樣來形容我當時所得的失望呢？」他的眼淚畢竟一顆一顆的淌下來了。「自後在這六個星期中，我便完全浪蕩過日，在一些失去了名譽與社會地位的女人懷抱裏，在烟酒與咖啡的氣味中哭笑不常。我已經沒有了信仰，沒有了歡快，一點人生之希望都漸漸消滅了。「你的妻在家中，像結出多果之菩提樹，你的兒女圍住檯前，猶如橄欖樹一樣。凡是敬畏上帝者都得福。」這些聖言，我已去了理解。你白費心血的說教者呀！在這紛繁而混亂的世界之中，你們的言行都是多餘的。一個馬戲丑角卸下他的服飾之時，他會感覺到幻滅，他會醒悟到這努力不曾對自己有所裨益。把良心曖昧，強把事實加以曲解，這便是傻子之行。……啊啊！嘉露，我太興奮了，我應該把這種興奮制一下。……自己所鍾情的妻，為什麼走了？小



瑪利，她的命運也着實太慘了。在一個小小的女孩子的睨笑中，是不該侵入暗雲的。做父親的不能廝守着自己的女兒這是自己的罪過嗎？不過，無論如何，雖然小瑪利離開了我，但她仍屬記念住她的爸爸的，嘉露，我們不久就會再擁抱一起了。……」

他畢竟伏在椅上哭了。我沒有話安慰他，我的思緒很茫然，我感覺到死的空氣很緊迫。

希望就這樣剝奪他的一切。他是把自己欺騙着。在人生的途上掙扎，結果變成孤獨，愁苦，沉默，常常望着海，嘆惜了！

「琪露士·波頓，拿起做人的勇氣來吧！」我說。我用力緊捏着他的臂。

他用淚眼把我望了一望，答道：「一切已滾走了，我時時想自殺，是的，自殺可以解決一切。……」

「自殺誰都知道是弱者的行爲，是避難的鄙劣的途徑。既知人生的道路是多荆棘，那麼便應該加多了一倍勇氣去剷除這些荆棘！——琪露士·波頓，恢復你以前的生活罷，你應該對自己和未來有一個信心；「適者生存」，社會是不容許任何一個去自殺的。像你現在時時悄悄地望着海

，我是頗有點恐怖的；但是，你知道，這祇是我一個人會這麼的對你關懷，皮克列夫是不會的，他說你樂觀，說你總不會自殺。……」

他在頹唐中仰起了，搶着說：「但是嘉露，這種生活會使我恢復既已失去了的希望嗎？我的妻，我的女兒…………」

「人生是多方面的，我們不能因為妻子走了便自餒，自殺，我們應該要從生活中體驗人生，體驗社會的整個面。」

他好像有點感動了，慢慢的把頭垂了下來；但跟着嘆息了一聲：「啲！目前，目前我窮呢！……」

窮，他以前窮，現在也窮呀！爲了這個惡魔，他和我一樣，青春，熱情，心血，完全犧牲了。但是，我還可以幫忙他的。幫忙一個朋友，使他回復了他的生活，我認爲是應該的。自殺的超脫中，很多時另一種希望會油然而生。執着片面之見，我摸上四十元港幣輕輕地塞落他的袋裏了。他好像在笑。……

那一晚我睡得很舒服，我高興我做了一件偉大的事。

動號艦泊在橫濱的第三晚，在九點一刻，我站在船欄

上看見琪露士·波頓低着頭獨自的向岸上跑去。看着他的背影，我笑了。

時候像東流的江水，十多天悄悄地爬過去了，我總不見琪露士·波頓的踪跡，問皮克列夫，他也說不知道。好像這樣的事體是不值得關懷一樣。對於給過錢琪露士·波頓這事，我始終沒有說給他。天，我在恐怖着哪！

勤號艦上各部地方部貼出告示來了，說是如有人發現他便賞紅一百塊錢。橫濱的報紙也用特號標題披載着這段新聞了。直至勤號艦離開橫濱時，仍不見琪露士·波頓的行踪。

皮克列夫跑來對我說，他對琪露士·波頓的信心已打破了。他又說，世間上無論那一樣的事情都會變化的。

從此，我便被一種莫名的痛苦磨難着。我幹了一件罪惡事。在深夜的街頭行着，孤獨地蹲在咖啡室的一隅，凝視着袅娜的烟圈，我會想起他來，我痛心，我常常把雙手捫到臉上去。我希望他在某一個夜晚再跑回艦來，再和我拉手；但是，這希望一天一天的幻滅了，而所得的痛苦也跟着一天比一天深重起來！

對於琪露士·波頓，對於小瑪利，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呢？雖然明知道我是少不了這個朋友，在這個社會上。我是永遠不能寬恕自己。……

一九三三，一一，一五，改抄于廣洲。

站在國民立場的

中國日報

內容充實  
銷路最大

言論：有不妥協的精神。有具體而又適合民衆需要的主張。

新聞：通信網遍國內外。平，漢，贛，港，滬等地，設有專員，直通電報。京內消息，更爲靈通。至於編輯得法，印刷精美，猶爲餘事。

副刊：現在輪流刊出者——有指導革命理論的挺進，有發揚民族文藝的新地，有主張賢妻良母的婦女與家庭，有提倡革命體育的國術體育

與軍事，有研究現代國際政治的國際述評——每種均各有特色。

廣告：本報銷路既廣，故廣告效力最大，如承惠登，刊費猶當克己。

報費：每月大洋六角，半年三元二角，全年五元八角，外埠每月另加郵費一角五分。歡迎直接訂閱。

社址 南京明瓦廊

電話：二二六九五

本報每日下午出版之中國晚報，刊載當日新聞，秘聞實錄，並有精美插圖和短篇文藝，材料異常豐富，趣味極其濃厚。報資每月祇收大洋三角，外埠另加郵資一角。

# 橘

屈義林

這是五年前所作，去年回家在舊紙堆裏看見，已被老鼠咬破許多，以愛古董樣的心情去重新增改，總覺多處語調不合。對於從小生長那塊地方，這次回去的印象，就與從前大異，也許是因為現在年齡大，見慣了，變壞了；然而當時沉溺於古董養成一種灰黯的情調，現在總認為是錯誤；雖然，如果叫我現在寫「橘」，好像又沒寫的了。（一九三三年義林於南京又記）

昨天從街上過，驀然見到一家水菓店裏陳着一盤綠橘，有的已染上微黃；當時很想買幾個回來，放在棹上看看，却被事情纏着，僅僅一望，終於未買；然而僅那一望，一盤綠累累的影子已深深留在我的腦裏，不斷的迴繞着。橘，於我確有特別的感應，這感應是愛是憎，難于分

辨；不過，我們的認識確是很早，我們的關係確是很深。

談到關係，不能不追述我們初交的一段故事，這段故事我還清楚的記得，算來是已經過去十年了。

那時我是七八歲的孩子，自然也同樣很頑皮，住在一塊很冷僻的鄉下。這鄉下的情景，現在憶起來，好像陶淵明所說的桃源洞裏的天地一樣。我們所住的村莊是藏沒在一個山腳的叢林裏。村裏住着七八戶人家。村前田塍上就有幾根橘樹，參差的立着。

每到村前村後的打穀聲停了，對門橫山上青青的草痕換成了一遍枯黃的時候，我們的橘樹已結起酒杯大的綠實，藏在葉子裏。這時，這田塍上就漸漸印着我們（小孩幫）的足跡，這橘樹下，不久也就成了我們的聚集所。不上十天，樹上的橘子少了好多。樹幹上也印着花杳的泥跡。樹下倒順放了幾根破了頭的竹竿。附近橘樹的菜土，早已鍊成三合土樣的緊實。這痕跡過于顯著，硬躲不過胡二恭敬的「火眼」，他在那晚放牛回來發現這種情形之後，竟毫無疑義的斷定是我們在盜橘子，於是他立在田塍上打起他的貓兒聲數罵起來：

——要造反了！這些小鬼成羣結黨的，沒一點王法，

天不怕地不怕，要鬧到幾時呀！……氣人！氣人！把我的白菜，蒜苗，踏成這樣子！……

——管他娘的！哪個再來，準給他媽幾鋤把，立刻送他回「孤燈灣」(註一)你默着胡老二沒王法不！……

事非小可，次晨，我們「小孩幫」的同志們都打聽着這惡耗，就消聲息跡，沒一個敢在門上去窺探了；因為胡二恭敬的鋤把比茶杯還大，落在頭上不是好玩的。

然而這事使我們五心不作主，老實着急起來；因為不久，橘子就紅了，紅來比石榴花還要鮮艷，她顆顆紅橘都似伸出頭在葉子外面向我們微笑，向我們點頭，向我們招手，然而我們只敢在大門口徘徊，回牠一個「悵然」而已。

不，我們同志中間硬有一個孔明，他的計劃很高妙。他說：「我們這樣子，我們各人預備一竿長竹竿，一頭破開夾起竹片，藏在大門背後，一遇着胡二恭敬回去吃飯了，放牛回去了，我們便動手，拿着竹竿，跑去絞幾個下來，抱回來，再慢慢的吃。他曉得了？我肯信？！……」

他這方法真對，我們拿去實行，竟收得很好的效果。我們的枕上就天天有紅橘藏着。我們喫橘的方法有三種：

第一，輪流用辦席的方法互相招待；第二，掣去蒂蓋，滴入少許菜油，在薰爐裏燒；第三掣去蒂蓋，攪出橘汁和糖吃。這攪後留下的完整的橘壳，我們很寶貴，我覺得這個比吃橘子還有趣，就是貫半杯菜油在橘壳裏，放進燈草用銅錢壓着，使燈草從錢孔裏豎起，然後在夜間燃起來，那種的透紅，玲瓏，可愛，真說不出，據我們聽來和理想到的夜明珠，也不過如此吧？被那時的歡心和好奇心驅使，我們竟組織一個小規模的提燈會，在村裏的曠場上鬧了一晚，回來，又挂在帳子裏，對他歡笑的會一陣話才入睡。

但是，快樂的事總不長久。那天乘着胡二恭敬吃午飯的空隙去打橘子，誰知他今天偏由林子裏走來。林子的路口正向着我的背後，所以他的來，我完全不曾看見。那時我絞那顆頂紅的橘，正在用勁，及至聽得他們跑的足音，才往下看，他們都已在對面田坎上三推五擠的向前亂竄了。回頭一看，胡二恭敬手裏正橫着一根鋤頭，口裏喊道：「站着！造反的小鬼們！」我看見這變動，立刻抽腳飛跑，剛跑上半埂田塍，被一塊石頭絆着，「布董」一聲，我已經傾跌在土坑裏了。我想，這下只有吃鋤把，再沒其他的方法可以抵禦；又想着那比茶杯大的鋤把落在頭上，只有死



的一條路，因此就「呱——」的一聲哭起來。哭了一陣，不見影響；睜眼看，胡二恭敬已立在我的面前，笑嘻嘻的。他把我由土坑裏扶起，替我拍去衣上的泥土，拍了又給我幾個紅橘，之後，他竟揚揚而去了。這奇怪的胡二恭敬，我至今還有些不解。

這故事算這樣了結。

事後，不知有多久，大約一年的光景吧？那晚，母親突然把我從被窩裏叫醒起來，家人都帶上倉皇的面容，好像火鍋裏的鼠子，毫無主見，亂竄亂抓；我也不知其所以然，就隨着母親走。走在屋後坡左的刺叢裏躲着，連氣都不敢呼吸的躲着。母親一手抱着九弟，一手抱着七妹，我在側邊伏着身子，好像一個兔兒。在那裏，看見遠處人家焚燒的火光，愈然愈大；看見往天在曠場上演操的團丁的影子，失魂的向四處消沒；又聽着轟震的大牛兒嘍(註二)的聲音，在黑夜裏回響；又聽得遠處，遠處，遠處的哭聲，有老人，有婦人，孩子……。

第二天，他們說這就是往常作為談料的土匪搶人。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我家就搬到相距幾里的清江場去了。

往常，朱管事常常趕場，常常從場上替我買回蛛蜘蛛

(註三)沙和尚……許多好玩好吃的東西，那時是時常渴望着到這塊寶藏地方去看個究竟。現在是到了，而且在這裏住家，但並沒有從前想像的好，並且自己一天天沉默憂鬱起來；這原因也不是沒有同玩的小伴，因為下街的八弟五哥是先認識了的，對門的從姊桃弟和同店的玉姐，也天天會見；但我總是一天天沉默，憂鬱起來。提不起從前那樣頑皮的勁頭。

母親和父親也好像忙着應付別的事了，對我的沉默，憂鬱，毫不注意的丟我在一邊。而且有件事使我更加疑惑懼怕，就是放學從街上回來時，常常會遇着一批一批的著灰色短衣戴著遮陽帽的人，肩上有時荷著不用火藥的怪鎗，他們面上總做出那種要立刻抓你來吃的樣子。而且隔不久，突然街上又打起破鑼，狂喊，他們此時便在街上慌張的來往奔跑，發出使人恐怖的脚步音，而同時街上的大人孩子都關緊了門坐在屋裏，接着，塞牆上連續的礮聲便響起了。因為這種恐怖，使我除了上學放學經過街上外，是不願到街上去的。後來，冬天到了，聽說街尾河邊有一船船的紅橘在那兒販賣，街上小攤也堆堆的纍著，而我只是淡然的，也沒向母親要錢去買，仍然這樣關在店裏，或者同

玉姐桃弟們拚拚瓦子，或者伸手在母親的火爐上薰烤，或者一個人在晒台上用泥土塑觀音塑羅漢。我真如像一隻寂寞的小狗，就這樣在屋裏東挨西擦的過完了許多白天。晚上呢，晚上就緊巴着母親的背，無聲無息的睡了；但是，常常是被母親喊醒起來，聽街上的腳步聲和着塞牆上的礮聲響。

在沉長的時間裏，然而我始終未忘去那村前的橘樹，那天，忽然聽得火房說，村裏被土匪搶了，小伴昭昭，黃和尚他們的父親都殺死了，他們也不在了。我於是渴想着回去看昭昭，黃和尚那些小伴，和我的橘樹。於是纏擾着母親要即刻回村裏，結果是挨一頓打，才能休了。

時間不知是怎樣過去的。突然到了一天，是一陣長久鎗聲後的一天，陰慘的街上家家插上了「歡迎旗」說是歡迎李東家(匪首之一)進場維持治安。自此以後，是怎樣活着，再也記不清楚，再也寫不出來，模模胡胡，腦子裏搜了半天，看見了白冷冷的刀，寒浸浸的鎗；一羣羣的奇裝怪服的在街上蕩來蕩去的人，獠笑的面孔，藏針的眼睛；黑夜裏的，橋洞下的，豬屎壩的，模胡的血肉……而再也尋不出橘子的影子。

事情同時光一併的變演着，又同時光一併的消沒在遺忘裏。一年，兩年，三年……好像很慢，又像很快，不知怎樣就到了去年。

去年的冬天，我由C城回到之故鄉。偶然走到河邊，河邊依然浮着幾船紅橘，靠在場尾的灰堆下。我不覺立在橋頭默默的望着那如一般榴花映在水裏的影子；猛然又聯想到從前的橘樹，昭昭，黃和尚，……他們，他們現在怎樣？一時很想知道他們的消息。

阿，在這以前幾年的時光裏，掙扎與撕拚使我忘去了橘，完全不會記憶着橘，好像對一個不通音訊數十年的老朋友！

但是，在今年，在兵馬荒亂的今年，我又和牠起了一次熱烈的情感，這又怎樣說呢！

今年二月，由家裏抱着當賣奏來的錢，送向Y城新來的駐軍營裏上稅。（一年不知有多少次多少種這樣的稅。）次日離開了這剛才經過劇戰的Y城，離開了這人屎，馬糞，傷兵堆滿了的Y城，走向我八孃家去。在路上，我獲得了這樣的熱情。

橘，在Y城是一種多量的特產。Y城四圍附近的山坡

，有許多茂盛的橘林，尤其是出y城的北門，漫山遍嶺延長到更寬更遠。當我由這條路走去，就漸次望見紅一塊綠一塊的橘林，瀰漫在四圍的山坡上。天邊正垂着初春常有的乳色的雲朵。午後的陽光，無力的斜射着大野。橘林上浮起一層淡淡的烟霧。我無意的被牠沉醉而忘了剛才的y城，輕輕的放緩了脚步，從那小道上走去。

在眼前突然黑下去時，知道身子是進了叢密的橘林了。向林裏望去，叢密而勻整豎着的橘幹中，間或夾着一方黃色的草棚。（這是看守橘林的人住的。）在橘林的最深處，已不能辨出橘幹，只一片的淺灰綠色。微風從林外吹來，起了橘葉的一片細碎響聲，同時也可以嗅到一種清香，這是橘葉和成熟的橘發出的，這箇幾次使我發生了盜橘的那種念頭——十年前那種盜橘的念頭。

橘林完了，到了河邊，河水在橋下灘上狂奔的吼聲，突然震撼的送來，牠翻着牠無窮盡的白波送到上流去。向對岸一望，對岸仍然瀰漫了叢密的橘林，不知底止。望望河上游的轉折處，斜陽正反照着牠的光輝，在水面上閃動起燦爛的微波。一切是在豪壯裏。一切是在沉靜中。我立在那橋頭的一塊大石上，久久的立着，心裏說不出一種情

調，很想大聲的叫雨下。

幾天以後，我從八姨那裏回來，我心上又加上一重創傷。我忍着這創傷，買了二十個頂紅頂大的橘，替我母親父親帶回去。坐在回來的船上，我想到當我走進屋裏時，母親父親看見了橘，也許會從他倆衰老的顏上浮起難得的頃刻的笑容。我悠味着這情調，聽得一聲聲舟子的打槳，兩岸竹林裏清脆的鳥鳴，再望望前面林影悠悠的江水上，常有遠舟在那里畫起一條白綫，漸次撐進了江折處的林中，我恨不得我這隻船即刻把牠趕上，即刻走到我的家，把我懷裏的橘，呈獻給我那一對可憐的老人。他倆是和那許多平凡的老人一樣，在人羣下層的黑暗裏摸索到老！

既到三月，我又到了C城。朋友們說，我的舉動，說話，像貌，一概都與以前不同了。在短短兩月中，我變成了又一個人。我去照照鏡子，我怕再看我那張臉。負傷的昏迷者，已經怕被人喚醒來看他自己的腐濫，何況這剛跨上旅途就被了重傷的人，又分明知他前面有未走完而不能不走完的路，正非常遼遠！但不久，這些也一并忘去了！模糊了！他努力在模糊的實生活中求模糊自己的意識。

S大學的門外，就是皇城壩，那裏有最便宜的酒食，

用不上兩角錢就包管你三四人得人醉大飽的牛肉燒酒。每到夜深燈暗的時候，就常有三四個冷落的人影在那裏沉醉，在那裏痛飲，有時發出鬨堂的笑聲，有時聽得唏噓的太息，有時又看見一個人手舞足蹈哼着他得意的詩句，在這燈光朦朧的酒店裏，好像幾個鬼影在那裏動搖。這是誰？這是幾個無賴者，我和善，筠，們在那裏消磨無賴的光陰。坐到堂倌催促了，才漫然的拖着脚回S大學。經過皇城壩，一羣小販的呼聲把我們驚醒，我們看見繫在攤上的橘，我不禁現出十年前的微笑，啊！不是吧！是一種猶笑向牠傾瀉，於是走到小販面前遞幾個銅子給他，各人拿着幾個橘子在手裏。我拿着橘子，好像擎着仇人，惡狠狠的剝開皮，如虎如狼的向喉裏吞啖。我看他們也是這樣地吃着。我們走着，脚底沒有點聲音，大家也不說話，只埋着頭，向黑黝黝的城門洞裏走去；但，有時却是破夜的笑聲，鬨鬧着一路回來，惹得城邊的衛兵，怒目注視我們？……

阿，橘！如今你又來了！你仍還披着去年的綠衣，紅裳，含着去年的笑容來了！

但，我憎恨你！我嫉妬你！嫉妬你的再來！因為你替我帶來的只有哀愁，憤懣！

但，我也禱祝，禱祝能愛你，能有十年前的那種心情來愛你！

阿！橘！我的老友，但你也不敢來得這樣早！去得那樣快！

一九三二年五月，改於聽江聲舍。

註一：河邊地名，常淹死人，故這裏人稱死為「回孤燈灣」。

註二：用六葉裝置點放的一種火蠟炮。

註三：用油炸的麥麵，中心放一團糯米。

## 梅縣民報

梅縣民報為廣東嶺東新辦之一家。專載嘉應五屬潮惠廣東省城國內外新聞。消息詳確快捷，言論公正誠切，嶺東留外人士欲知家鄉近狀，誠不可不定閱該報也。

每月一元零五分

定價國內半年五元九角

全年十元零八角

館址：汕頭梅縣石牌樓下



# 生 路

(續)

辛克萊作

余慕陶譯

你不妨把一個人抽着地層裏的水，盛着在木桶裏，以供其住屋之需要的事體，拿來計算一下。地層裏大量的水，抽水筒又是大而強力的，這個人每拉一次那抽水筒的柄就有許多啣的水湧到那木桶裏來。這個人這樣工作過了一天，可是當他晚間回到家裏時，他却發現得他的水桶祇有幾滴水。有些人終日在那水管裏弄了個樽口，使得那抽起來的水都分流到他們的木桶裏去了，於是，這終日抽水的人便不能不在抽着自己所需要的水以前，給別人先抽

個幾百伽倫的水量。你不以為這個人應抽點時間來找出那些岔管，那些岔管是怎樣安插在那兒，那些岔管究分了多少水量，並且那些岔管又憑着什麼權力而安置着呢？

好罷，約德，美國工人和美國農民所處的地位就是這樣，這岔管便叫做地租，利息，紅利，利潤，義捐，雜征，關稅，投機，手續，景氣，股息，濫發股票——令人頭暈目眩的岔管！讓我們再來訪問一下華爾街的林莽，並且對於這些頂大的岔管再作一番追尋；這些原都使你在沒有嚐着一口飲水以前，先得折身斷骨地爲着嬉懶者和寄生者抽了終日的水。

當他們在中學或大學裏教你學習銀行金融時，他們便這樣描畫過：某些人把他們從忠實的勞動所得到的錢，放到公司裏去，公司購買機器，織造貨物，以競爭的行情出賣其生產品，所得到的利潤自然是屬於這些人的，這是一種正直，公平而美麗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大家便買得了許多價廉的日用品。資本主義織造家所印刷出來的學校教科書，描畫得這樣漂亮——牠們都是用華爾街的錢印刷出來的，並且牠們也用着華爾街的錢，以委員會的形式，一包一包地寄給各學校的職員及各學校的監督！

然而真正的事實怎樣呢？那大銀行的金融家，所做的第一件事，不過先來找出某種特權的形式，揭開了這種特權形式，他便曉得他能掙到那快捷而可靠的利潤。約德，你該明白，我不是向你說着那祇以解去沒有價值的股票為目的的欺騙計畫！我們的司法部曾計算出這樣的行為自從大戰以來已經在民衆方面刮有三千萬元了；然而這比之以那完全合法的真正內行者，以及那統理我們商業事務的可尊敬的紳士們之收入，還是小焉者呢！

現在，你得來追求的，或許是一種人情，或許是一種公開的特權；照目前的情形，你可向立法部或市政府購買得這樣的東西。或者，你所追求的許是土地；這照目前的情形，你又可雇一位狡猾的律師，且弄到全部地避開公開的土地法則。或者，你來購買個關稅的情面，或者，你拿一些股份來運動那擬佈告的人，或者你又拿一些股票給鐵路或其他社團的官僚，而向他們討個秘密人情。這樣的單程路子和聯合路子是非常之多，多到我非有一本書的篇幅，便說不了牠們。不管你所得的是什麼『好事』，你都要把牠拿給你的大銀行家的朋友，並且須讓他來『過問』這事。他為歸還你這種好事，便把他所分散出來的工廠之生

命血——即是建築在借貸者身上的財富，或建築在「內行者」的「我欠你」(I, O, W,) 上面的銀行信用——拿給你。你拏了這個銀行信用，可以出去定購種種實在的東西，好比：租寫字間，開公廠，買原料，雇勞動——一切東西都會來到你的眼前，亞拉鼎的魔術尚不能同日而言！約德，木匠們會拏着他們的鋸子和鏈子走到你面前來，並且他們也會窮日窮月窮年地工作着。這便是「包工」！

利潤是可靠的——這層，你是曉得了；並且就在這可靠的基礎上面，你計算你的資本。你該明白你從沒有拿過一塊實銀——極內行的也從沒有這樣做過，他們對這樣的觀念還會嘲笑。你得把你的資本計算成爲你所希望的利潤之一種機能。這聽來又複雜了，實際上可簡單得很。華爾街的利潤平均爲百分之七；這樣，你就要用十四倍你所得的利潤來計算你的資本額。在你開始了並且在你弄清了這初步的計算工作以後，你便會發現出你所計算的數目是超過你所希望的兩倍；假如你所得的是這樣，那你遂稱你有這兩倍後的資本。假如你在這個年頭掙得七萬元，那你的資本便是一百萬元。假如你第二年是掙得了七十萬元，那你資本遂增之爲一千萬元。假如你能掙得七百萬元，那你

的資本會變爲一萬萬元。你，窮苦的工友，定然以爲我用這樣的說話來開玩笑；你在夢境以外實想不出這夢裏的事體。然而我却很誠摯地對你承認這是華爾街目前的定規路程，并且我還可以拿出一批目錄——把這件事證明爲唯一事實的目錄，以充滿本書的篇幅。

拿紐約三達煤油公司來說罷。我想起了在大戰以前，這間公司的股票在市場上說是七百元一股，這即是七倍原有的價值。那表示什麼意義呢？那意味着煤油大王的公司是守舊的，害怕新公司的詭計的，這公司有舊資本一千五百萬元，牠的利息却七十倍於這資本額。可是當大家都宣稱異常堅苦的時間到來時，煤油大王的公司也和其餘的一樣，藏匿起來了。他們怎麼辦呢？一九一三年，紐約三達煤油公司宣佈牠的股利爲百分之四百；這即是說公司給每一份股東多加了四份股子，所以，原來祇有一千五百萬資本的公司，現在有了七千五百萬的資本了。自然，牠的利潤看來並沒有這麼大；這些利潤不得不劃分出來五倍其各股東。再次，在一九二二年時，這公司的資本又擴大了三倍，變成爲二萬萬二千五百萬元了。現在，公司祇付百份之十四，看來好像是潤劣得很；可是，假如你計算了那原

有的資本而曉得牠每年都付着百分之二百一十的利息，那  
你會說什麼話呢？

這便是詭計，這詭計又稱之爲『股利』——約德，你  
就把牠糊在你的帽子上去罷。并且把這句話總部一齊糊在  
你的帽子上：按照美國最高法院的決議，股利不是利潤！  
當你減少了像這樣的資本，你便不會掙得這過限的利潤，  
於是，你也不再來付這過限的賦稅。這樣一來，各公司自  
然會來整理其紙的押款；在一九二二年，總共有二億三萬  
萬二千八百萬元都以股利的形式，分給歡天喜地的股東。  
印第安那的三達煤油公司，在這年分百分之二千九百元的  
股利。布沙公司——製造工具給像你，約德，一樣の木匠  
——在這年竟得了百分之一萬六千元的利潤。你不曾看見  
他們是怎樣地把你弄成爲束縛了的水豬麼？

想一想那神通廣大的鋼鐵托辣斯罷，牠原是法官蓋利  
的掌上珠，又是我們政府的愛人。我內行地明白牠曾以一  
百萬元僱來處理牠常年法律事務的律師，那律師曾給我說  
明了一批『內面的材料』，例如：那華爾街的『陰謀家』  
克德斯，他僱了一部載滿了鋼鐵名人，娼婦及香檳酒樽的  
專車，狂宴了三天，後來竟駕着車子到鄉村裏去購買鋼鐵

廠的笑話，即是隨廠主所提的價而購買其材料。好的，當這笑話一過，摩爾幹 (morgan) 便剝奪了他的一切活動費——他并且沒有想到克德斯是很夠資格來擔負這樣的責任！於是乎，摩爾幹便僱上了我的朋友，帝爾，來做這托辣斯的法律證據，說他放出了五萬萬元普通股票，其實，這是空花頭，是對羣衆的愚騙，我曉得有一位年紀很高的寡婦曾傾她的所有以買這股票，這股票終跌到一元錢祇值六分銀了。可是，那托辣斯自獨佔原料以來，結果竟是很好了——在大戰的兩年中間，牠所爭到的純利等於原有資本的總額，好像超過了八萬萬八千八百萬元！

或者，又拿牛肉托辣斯來談罷？亞摩爾公司起本是十六萬元，其餘的本錢都是從利潤方面來的。在一年之內，他們竟分得有八千萬元的股利。或者，我們再來談談鎳公司——麥倫族底掌上珠，且向美國政府討得了各種情面的；他們有一次曾宣稱所得的股利爲百分之五百，然而他們祇給工人一天三元三角六分！或者，我們又拿麵包托辣斯來說，牠是華爾街的最新的私平的嬰兒；總麵包公司在九年之內把牠的資本價值增到百分之六萬七千五百！這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好的，假如你是一個內行的人，你可以

到正式的銀行去，且要得充分的『一宗』信用，那末，你便可以築起龐大的電爐來；這電爐會異常快捷地焙好麵包，且成本也很輕，以致鏟除了那些小手工的製麵包者所立足的地宇。他們爲了生活，不能不跑到你這邊來做工錢奴隸，你在這偉大的城市裏便獨佔了新鮮麵包的銷場，你從所得的利潤又來僱一位律師，收買小官吏，新聞記者，及打擊工人的人，總之，你可以妥妥適適地對付各種形式的攻擊！

我不用着來堆積這舉例，約德。我們很夠得上說美國的一切大商業，都在這樣的制度底下，爲人所主有，并且爲人所經營；而你是來給這些大商業繳納各種用費。正當大戰的時候，你所得的工資是一點鐘一塊錢，你便以爲隔天堂不遠了，殊不知你所得的每元錢還夠不上華爾街那些傢伙所掙到的幾十百萬倍，并且他們這千千萬萬元正如你可憐的一元錢一樣，有威，有勢，合法，又甜蜜！

當我還年輕的時候，我曾試來追究過我的國家，政治腐敗便是我所追究出來的一件首要事體。我生活在紐約市，我看見了環繞着我的腐敗情形，我又目擊了人類生命所



隱藏的死亡，於是乎，我便來計算所以會有這些事體的原因。學校裏給我對於這問題的解釋，不外是那無智無識的外國人湧進到我們這紐約市來，他們不懂得我們的憲法，他們出賣其選舉票，他們使我們的政治黨派移轉到工頭的掌中。

我有個可靠的親戚——我不發表他的名字，他是滿有資格的財政中人，我曉得他變成爲我們富翁中之一個的情形。他想撞進到紐約來，所以，他便打開了一個寫字間，給當時籐皿尼堂的王頭，克洛卡，送了不少股本的利息，他又僱得了另一個籐皿尼的工頭來充當他紐約寫字間的主腦的職務——事情不過是這樣，他於是遂「插進」到紐約了，他的公司便成紐約市商業的內行，并且全市的官僚和財東都曉得應來扶助他的公司。我的親戚很喜歡我，他把他的行爲都講給我聽，後來，他把在紐約州充當民主黨選舉票的財庫員那個人的名字，都提示出來；當他告訴我這個意思時，他還是微笑，他說他的公司要在這紐約州各地遍設分辦事處了，并且會握得這紐約州的整個生意了。話一說完，我那很有錢的親戚便責備我不應做幼稚的「急進主義」，同時，他又向我保證這般大商業的領袖都是愛國

的，而且可尊敬的人。

因此，我便看見了高幕的玩意，並且，我也逐漸來到能理解這個玩意的地步。是的，工頭曾出錢收買那無智無識的外國人的選舉票；可是工頭又從什麼地方拿到錢來幹這種事體呢？我這答案雖是痛苦，却是坦白的：他的錢是向我的親戚要來的，他從州政府那兒討了人情和特權來拿所有這樣的商人的錢。這裏還有坦白得更利害的事實——我的親戚并不在無故給工頭送錢的，他希望由他給工頭及工頭之政治機關送錢的買賣當中，獲得數百倍的代價，並且，他也的的確確是獲得了這筆大款！我發覺得那便是移花接木底玩意之普通法則了，工頭不過是一位代理人，他是大商人所栽培來代替他們在政治事務方面奔走的；至於那無智無識的外國人原是商人在政治方面就如在勞働市場方面一樣，要利用的便宜物！

在偷竊絨布賊橫行的昔日，政治家常常偷我們全部分的錢；可是那樣的事體現在已沒有了，因為各政治家都和商人一樣，知道「賺」錢是勝過偷錢百倍，你可以賺到許多錢，並且也不會被人送去吃官司的危險。所以，我們目前的政治法則是「忠直的欺騙」。騰皿尼堂的首領是不來

搶劫財寶的，他們所收得的東西倒是擴大公司和創辦公司——這些公司以異常大的利潤而為城市工作——的股票利息；他們把股票藏在握住了城市金融的銀行裏，銀行同各部門的生意都有來往，銀行扶植那小而可愛的公司為着公衆服務，賣這個或那個物件——給大衆賣墨水拭子，或日曆，或橡皮糖，這些東西的價格每每超過市價數倍；這是異常安全而正規，並且也不會捉去坐牢而遭我們的憎恨！

我翻開了我的晨報，我便看見這兒有布里斯朋 (Brisbane) 在紐約嘲笑着某一些年青的人們，他在這晨報對『新羣衆』這樣開始說着：美國沒有一個人願隸屬在『羣衆』裏面，年青的人們應稱他們的報紙為：『第一年應怎樣掙得一百萬元』罷。不錯，約德，這是大家都想的，但是大家都可以做到麼？這便是布里斯朋，大富翁，地皮投機者，所不能解答的論點。可是，你來看這原是怎樣的：『第一年掙得一百萬元』的唯一本質，便是你要來剝奪那些失掉了大商業的孤注的人民，並且你得把『羣衆』變成爲毫無所望地生存下來。

昔日，意大利有過一個很動情的寓言，名爲『阿士托

羅爾茲』(Pestolazzi)，受了大梭魚的殘酷的影響，池塘裏的小魚便召集了一個會議來反抗牠？大梭魚想着了牠們的反抗，宣布了這件事體應以法律來補救，結果，牠每年允准兩條小魚變為梭魚。這寓言並沒有告訴我們那小魚是怎樣地接受了那好意，可是，牠們果是美國小魚的話，那牠們便會歡喜，並且會來稱這種意思為『自由』了。

姑不管有些特殊的小魚是否會變成梭魚，這於小魚都是有趣底事實，然而這却也沒有把社會制度變革過。羣衆生存着，利用他們的勞働才生產出有財富，那紳士階級可就從他們手中的財富剝奪過來。我現在想給你，約德，弄清楚的不外是：當你羨慕某一點液汁底主有者時，你所羨慕的，其實，就是搶劫你的權力；因為強盜所搶劫的正是你的財富，別人的財富是不會給他擊去的。舊式的犯法欺騙是從繳納賦稅的人羣中出現出來，新式的『忠直的欺騙』乃產生於瓦斯，電力，電話，交通及其他各種事體的消費者身上。不論合法或不合法的，每一元錢的利潤，不是出之於消費者，便是出之於那為條文所申明的義務捐——牠是有某種『產業』，股票或公債作担保的，有了條文的申明，牠永遠是神祕的，並且法庭也會來保護牠向消費者

抽稅到天地末日的權力。

譬如我們的鐵路；美國的鐵路歷史就是一代又一代繼續下來的賄賂和舞弊之歷史，又是濫發股票以及那令人不會相信的投機魔王之歷史。我們的鐵路股票，有三分之二都是濫發的，這是普通的意見。拉賀勒特 (Lafollette) 爲了「物理地估價」鐵路，完成了一種條款，這條款曾在一間報紙底某一個暗角上發表過，同時，我也看出了那南部兩條鐵路的濫發股票之結果——十元變爲九元了。這樣，「物理估價」的圖綫顯是下垂了——至少，我是找不出牠除此還有好的東西。現在，牠發生了什麼呢？法庭已經決定了目前鐵路股票是被登記爲有「平穩利息」的；是土地法，所以牠們担保牠們的股票有五厘半的利息，并且假如牠們是得不到這五厘半的利息，政府便給牠們補起來！

這同樣的原理可適應於我們通通城市和區鎮所開設出來的做公家生意的公司。不管他們是利用了什麼賄賂才得了他們的特許證，不管有好多海洋的水是濫抽到他們的公司裏，然而這些價值總是神聖的，立法部也不過通過一條法律來把牠們的價格減到低平「平穩利息」之下。我們有公家事務委員會，這似乎是設來制止以後的濫發股票，舞

弊，以及保護人民反對不公平的利率的，然而這公家事務委員會究竟做了什麼事呢？委員會出賣我們，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且他出賣我們的證據也天天在股票市場所引的這些公司之股票裏，發表了出來。換言之，這是找不出答案的證據，約德；別人會給人家所提的金錢事體所迷惑，但在華爾街做買賣的人是不會長久地受騙的；他們注意進款，同時，每個股票又自動地獲得那股利所允准牠的分門別類的利息。倘使公家事務委員會是保衛我們的權力，那末，為公衆而開設的公司股票使用不着華爾街的投機作用了；另一方面，假如華爾街都是為委員會而集合着，而由後推上其價格，那末，這便意味着一件事，且祇有這件事——竊賊已經打破了我們建築起來防範他們的圍牆！

事實又是怎樣？下面有我們的某幾間最大的大衆用品公司所標的「高尚」市價，第一種數目是一九二一年的，第二種數目是一九二五年的利益，本身這樣說着：美國瓦斯公司是四九——七九；美國的電光和引力公司是一一二——二四九；西美中部用品公司是二四——一二；北伊利諾公用公司是八二——一二六；標準瓦斯和電力公司是一七——五九；西電公司是三〇——八六。

約德，這好像不可靠，何況還有我們的「股利」老友！是的，他們雖在公用品物當中已拿走了許多利益，却也還隱藏了不少！美國水公司在一年之內給每個舊股本添了五個新股；市公務公司也是一樣。西電公司聲稱掙得百分之五十的股利。哥倫比亞瓦斯及電力公司給每個老股本以三倍「不等值」的新股。這兒又有新的詭計，約德——再來個「不等值」，你就永不能說公司應賺了些什麼。你也永不能提出這個笨拙的問題：開張時，公司究收了多少現款。他們不會再來聲稱股利了，老股利可以無限地發生效力；這好像這句得意的成語，上天還是有限呀。

注意呀，約德；三年前，我們南加里弗尼亞有過一回「水力的鬥爭」。假公濟私的人民提議加里弗尼亞州應發行五萬萬元公債，且應發展本州的水力。我們的大新聞紙發出惡辣的狂言擁護這種提議，牠們說這是「社會主義」，於是你來相信牠們，并贊成這種議案。所以，那偉大的水力公司現在所佔的地盤便沒有敵對的人物；他們亂花金錢——可是這錢是從那兒來的呢？不消說，在華爾街出賣股票和公債，然而這又基礎什麼呢？除掉他們利用毀壞這加里弗尼亞州的公共權力的特權而要你來擔負那理想的價

格以外，還有什麼基礎呢？

約德，還有一件事，當他們帶着公務委員會的特許來呈繳他們的公司草案時，他們便以新聞的標題包括這五十萬〇一千六百〇五元六角八分的數目，這是他繳到政治競爭方面來欺騙你的。不錯，約德，他們會做出那種事體來，你永遠不會知道牠，因為他們會把劃分為『組織費』，『廣告費』，或其他像那些名目一類的費，你看這供給你以水利的公務公司的報告，要怎樣地留心呢！有六間水電公司在立法調查委員會面前，承認牠們曾付過那競爭的總數，大平洋瓦斯電力公司，這間公司的前法定職員，我們這市政府的購料員，曾付過這巨大的數目：一三三九三三〇八〇元。於是，這兒又有一句要糊在你的帽子上面的句話，約德：

他們不担搶劫你，他們還使你要他們來搶劫你，并且他們也使你出錢請他們教導你要給他們搶劫！

約德，在下次競選時，還有這一個口號：  
：讓你自身給人家搶劫是美國主義，防衛別人搶劫你是社會主義！



# 詩 二 章

楊 青 萍

幽 會

夏夜的天。

夢里——

假如是夢採了芰荷，

明朝定和她相會。

騎樓上期待着；

夢的謎。

天將曉，

月色與朝露，  
滄霽着路傍斑駁的朦朧。  
星星殞落了，  
她果然來了呢！

惦念的心情冰釋，  
用歡忻之接納  
隨着比持麗斯到「天堂」。

精緻的，  
貴妃的沙發。  
坐下去，  
讓彈簧伸張幾次，  
終而寂靜了。

男的聲音式微的，  
女的聲音急促的，

甜蜜的話開始，  
像長江底洪濤。

記 憶

記得是去年的涼快的天氣，  
渡出了東方的蒙特卡羅，  
爵士的歌音也歇了，  
長征在夜的暗影。

爲什麼你在漫漫的長的秋夜裏，  
你摸着了我的手，  
快，很快的你又放下去！  
是否想給我一個生命之嚮吻？

記憶力引長了，  
近東的春夜。  
一對靈與肉的動物在蠕蠕地爬引，

探求戀的最高之處女峯。

一九三三年秋。

日 本 評 論

第 三 卷 第 三 期 目 要

日本政治之明日.....	楊玉清
日本經濟之前瞻.....	趙南柔
再論美俄復交與日俄關係.....	周伊武
最近日本政黨之苦悶與掙扎.....	張濤
一年來日本經濟活動之清算.....	張一凡
最近十年來日本之農業政策.....	謝勁健
日本銀行統治之進展.....	柯蓬洲
日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朝鮮教育.....	張浩平
日本人種研究.....	李昭
外論選輯	
日事彙輯	

總發行所 南京路中正書局  
 總代售處 南京路中正書局  
 定價 每冊一元五角  
 全年六冊 郵費三角五分  
 郵費一元三角五分

# 海 水

鄭 影 子

當着我提起筆來寫下這個海字時，我已經從小飯店裏轉出來把那一封覆信投郵了。信末我記得輕輕寫上了「星期日有空麼，我來看你」那幾個使你生厭的字銜，記得以前寫下了那一些字好幾日沒有接到你的回信，雖然後來知道你回到了家鄉去，終究對你老是問着有空麼那樣的語句亦會使你不耐煩起來的，對麼？我自家時常站在別人的地位設想自己，對方不告訴你有空沒有空而使自己多少的討着些沒趣，又是何苦呢？並且對於對方不在信任你的時候，爲什麼要裝着虛偽的架子呢？這一層我亦很知道，好在我是常居在鄉下的一個老實人，對於女人們是很樸實的，

一些兒不會做作起來，那樣老實得有時還帶着些怯弱的女性化啦！請你信任我好了，並且我更不是誘惑女性們的流氓！我更不會欺騙女人們的金錢的，雖然那一些語氣或許你會說我太多懷疑了吧？我亦知道不應該那麼說，在此我該向你感謝！向你道歉！權！這樣我想纔有胆量安心同你談着海景啦！

提起了海，我真的會馬上幻織起一個藍色的夢的，大的海真大得一些兒沒有邊，小時候搭着大洋船到海的中間，我失聲大哭了，因為眼前望去沒有一個親熟的景緻，我的媽媽我的家鄉，不知在那一線的那一點，希望你不要誤會了我，那時我只有七歲跟着爹爹初次到青島，住慣在鄉下的我，叫我怎不括目相看一下，在家鄉一個普通的大江，我就叫他海的！請你設想一下，當然在我很小的心靈上，印下了一個很大的海字啦！

在更小的時候，據母親說，父親帶過我到過法國，日本，英國，據說到那兒都要經過很大的海的。在前清，我的爹爹是做駐英公使的翻譯員，同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過同盟會，當然現在談起來亦是革命黨的老前輩了，但是傷心得很，民初爹爹就去世了，在生前中山先生做醫師的時

候，他到過我們的故鄉，就是我的爹爹招待他的，所以我靠著爹爹，從小就享着海景的。權，希望你不要誤會了我說了許多無意識的話，並不是想靠著爹爹現在的朋友，要想做一個大官。我的意思是說：從小就出過洋，見過大的海，但這一些，亦不是在你面前有意做作，並且當時的景像，現在亦早已模糊了。

提起了海，我真的會馬上幻織起一個藍色的夢的。因為我們都很年輕，海給於我們至少值得戀慕的，對麼？你亦對我說過愛着海的話。

記得一個夏天，你亦曉得的，（不，你並不知道我那一個夏天的事，不過你知道我從前是一個人，很自由自在的孩子。）那一個夏天，我照例不受家庭的管束，很自由的過我年輕人的生活，那一個夏天住在青島，就住在海的鄰近。

那裏有一個女人，你是不熟識的，她同他爹爹亦在青島避暑，姓V，第一次我碰着了她，就是好像我第一次碰到你一樣，一樣的使我戀慕起來了，起先我真不好意思的向她表示我在愛她的話，這是實言，有時在海濱沙灘上偶然碰着了她同她的爹爹一塊兒在游泳，爲了我自己游泳的技術並不高明，所以我沒有更多的機會找着她，但是這一

次使我真有一些糊塗起來了，因為在我的篷帳下發現了V小姐的一件東西我是熟悉的權，你可知道是V小姐的一件什麼東西麼？

起先是一個老頭兒來到我篷帳這裏，那就是V小姐的父親了，我同他點了一下腦袋，當然我立即把V小姐的東西交回了他，我亦自道聰明得很，看出了那老頭兒匆忙的神氣，並且他所找的是什麼了，他向我道了歉，他只說對不起！有空到92號來談談，是廣東話，走了，但我還不明白V小姐的東西怎會到我的帳裏的。

八月二十八日我的日記上，寫上了一天粉紅色的夢。

八月二十八日

昨日被V小姐的一件游泳衣，把我的心打亂了，晚上當然翻來覆去的，怎能安安的睡去，於是多久沒有來的失眠，又降臨到我的身上，V小姐是夠漂亮的，不錯有一副康健的身段，時常在我的腦裏構出了一個海，海裏有許多女人，女人中間有一個叫V小姐。

今天五時半就跑出海濱飯店，在太平路小咖啡店裏用了早餐，獨自一個人，寂寞得很，戶口的清早去找一些新鮮的空氣，除了到海濱去之外，飯店的洋台上亦不及那兒



好。第一公園，安徽路公園都去得厭煩了。於是自己很想到海濱去浸一浸水。

租下了41號篷帳，四週亦有很多人，昨晚在這兒過夜的。浸在水裏的那一些同我年齡彷彿的年輕男女，把我的心打得癢癢的，更換好了游泳衣，迎着湧來的海水游入水中。當時感覺到海水有一些冷啦！是八月的天氣了。抬起了頭鑽出了水面，一個熟悉的身段在眼前的海水點裏放大了，是V小姐，V小姐亦在這裏麼？在92號的篷帳那兒，但我記得今天92號住的是一個羅宋人。我順着海水游到沙灘上。我想去看一個明白。

V小姐在那兒找人，看她的樣子焦急得很。她灣到那租篷的販子那裏，不知同他們說了些什麼，41號的販子出來了，我慢慢的向他們那裏走去，一種聲音刺入了我的耳朵，看清楚是V小姐，V小姐問租篷的販子說：

「41號在那裏？」41號販子指我那兒的篷帳說，姓×的那位先生，昨天他住92號的。一點兒不錯，我很忙的避過了他們的視線。V小姐的脚步很快，好像拚着命的，等我到我自家的篷帳那邊，湊巧，她失望的神氣剛從我的篷帳裏走出來。

——冒味得很，你就是×先生麼？

亦是廣東話，但又說不像，夾了一些國語。

——是的，你是Miss V麼？我亦說着廣東話，但亦不像夾了一些自己家鄉的土白。

V小姐知道了我的意思，我一手把躺椅拉到了沙灘外面，我同V小姐在電影的場面下，通下了姓名，說了些敬慕的話，我纔知道了她粗心的爹爹。還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娟娟。

——昨天×先生租的篷帳是92號麼？我們的是62號，我們爹爹把我的游泳衣，送回篷帳去，不料他把62號，誤看了92號，弄出了有趣的事情來啦，諒必先生當時亦很驚奇！她說完，有意的向我微笑了一下，做了一個眉眼。

我頭着地上的沙泥，連着說：「沒關事！沒關事！」我知道V小姐是V小姐，並沒有弄錯了人，並且V小姐她現在同我談着話，我身上的海水能夠染得着V小姐的衣裳，這並不是夢。

我今天知道了V小姐是在廣州執信女校讀書的，父親是膠澳商埠電氣公司的經理，我是一個無職業的男子，但

我袋裏有山左銀行二千元的一個存摺。

我吃過了午飯老早就浸在海水裏了，我很想找V小姐談談，談出我心裏的話，意見是說我在戀着她，但今天下半天，她沒有來……

我不再把日記再抄下去了，那樣一個結果很沒意義的故事。二十九日我就接到了V小姐的一封信，她說有空叫我去談談，九月五日她就要回到廣州去了。地址寫的是T H R 104號，幾個莫明其妙的字，這更會使我多生起一些煩惱，並且當着杭州的學校亦快要開學，所以在九月五號那天，我亦匆匆離開了青島。不久，我就忘懷了那個V小姐，我把二千元的存摺，亦安安逸逸的帶回學校裏。

那年冬天我重來青島，我知道世界上的女人真不可靠得很，我有一位朋友亦有V小姐寫的T H R 104號的小條兒，但說明是上海某大學的女學生，我的朋友已同她交往過幾次，T H R是青海路三字的速寫，他的父親原是個流氓，何嘗是商埠電氣公司的經理先生，她本人原籍蘇州，被賣在上海，再賣到青島，我的朋友把V小姐的一切，打聽出來了，在她身上用去了許多錢，她是一個祕密的賣淫婦。天呵！那年的冬天，我纔恍然大悟，知道了那年夏天的

遭遇，太可笑了，我知道自己太年輕，沒有些兒經驗，是很容易會上她們的圈套，而吃很大的虧。

權！這是關於海的故事。海的日記，海的可笑的一些事情！但太沒有意義了。對麼？

本刊第三十八期要目  
(十一月號)

生路	余慕陶
車箱裏	絃平
阿哥	裘鵬
飛了的夢	王開璞
魚	路叻紅
支那好細	陳清華
病	錢國成
再給文學青年	賀玉波
黃昏	屈義林
休息	侯汝華
詩三篇	何德明
雙子星座	劉心

# 超 脫

李 夾 人

春的四月，像一片彩色的雲翼，輕輕地，展開在宇宙表層的空間。

回憶，這被聰明人所遺棄的一個魔鬼，穿着異樣的服飾，旋舞於豔美的桃花瓣上，於大紅的紫金的嬌羞中，於深夜溪畔的月色裏。……

天，淡淡地，和去年的春天一樣。太陽仍舊張着像哭又像在笑的怪臉，只有風却不再那末柔和的吹奏了，似一羣正在爲生存鬥爭的工人，唱着相暴的尖銳的調子，急劇地，向世界的盡頭跑去。

走着閒散的步伐，在一段不甚平坦的路上，我，像一

個有閒的年青的紳士。

——孱頭，不能超脫一些現實嗎？你。

在身畔，我沒有找着同類的影子。於是，用齒咬了一下指頭，血流了，痛，這當然不是夢。

確實的，我真不能超脫一些現實嗎？——自己這樣質問着自己，但，步伐依然是那像閒散地，帶了一顆悵然的心，腦海却交錯着粉紅色的夢影，一片片的，像玫瑰花瓣，也像夕紅殘照中的楓葉。

有如一顆孩堤的心，我，提高了聲音，痛苦地哭了。從眼角，於是淚水滴落到胸襟；傷心地，悲哀沉鬱的氣氛，像要吞噬了夕紅的餘輝。

——孱頭，這能超脫一切嗎？哭。

然而，在身畔，我仍然沒有找着同類的影子。於是，張着淚眼，我開始淪於無語的默想。——哭能超脫現實嗎？我想。然而風更粗暴地狂奔着，天，依然淡淡的，抱住了太陽猙獰的笑頰。滿不在乎地，於是我懷着悲哀的情緒笑了。張開嘴，放出了很大的聲調。

——是一個慘情的夢跡吧？這並不淡漠的笑紋。

到了池邊，我俯視着自己的倒影。嘴角上這不是笑的

條紋嗎？想着，摸着，驀然我嚇了一跳——青春的黑髮也受成了灰白，額間的符號使我認不得自己。

我是需要超脫的，爲了生存，爲了快樂，爲了未來之夢。

池水忽起了簸動，我隨着在跳舞了。一陣眼花，於是我暈倒在一片草地上，天也猛然黑了下來，閃着的，滿天都是黯淡的星斗。

——我再不需要了慘情的夢，夜，你再不要傳散那些怕人的夢屑了吧。

我默禱着。有時，忘形似地叫了出來，聲浪刺破了週遭的氛圍，結成一把鋒利的寶劍，劈開了層層的雲霧。

——傻子，超脫是早該給你了，在夢後你是該有幸運的。

月子伸出半張臉來，聲音微帶着嘶啞。

夢嗎？我想這該不是夢。

——懺悔之二。

## 平明叢書出版預告

本社自明年度起，精選各國名著編譯『平明叢書』  
每月至少出版一冊春季出版各書書目知次：

第一種 世界危機一九三六年 小島精一著 徐繩祖譯  
明春一月出版本年十二月起始預約

『世界危機一九三六年！』這個口號，目下已經喧騰於我國報章雜誌驚動國人的注意，的確！一九三六年確然是世界的危機！至少我們可以說一九三六年的世界危機有爆發的可能。然而這快將爆發的一九三六年世界危機，因何釀成，因何爆發？強鄰逼處，危機四伏的我們，當然應爾了解的必要，本書便是為供國人了解一九三六年世界危機而譯的，本書係從經濟的立場作詳明的分析，關心國防大勢與中國前途者必以先睹為快。

第二種 統制經濟原理 向井鹿松著 李含章 林君健合譯  
二月出版 十二月起始預約

第三種 中國的土地與勞動 唐勒著 因銘譯  
二月出版 一月起始預約

第四種 蘇聯的民族主義 康思著 尹造譯  
三月出版 二月起始預約

平明雜誌 第三卷 優待預定 凡在本年十二月底以前訂半年者一律九扣，訂全年者一律八扣。  
本刊第二十二期已於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平民雜誌社啓  
北平西長安街 大柵欄街十二號



# 偉大的石面像

(The Great Stone Face)

Nathaniel Hawthorne 原著

錢 國 成 譯

## (一)

下午，當太陽正在跑下去的時候，一位母親同着她的小兒子坐在她們小屋的門前，談論着關於「偉大的石面像」的話，雖然隔著好幾里路遠，可是祇須抬起她們的眼睛，便可以分明地看到牠。那太陽光正照耀著牠全身的姿態。

這，「偉大的石面像」究竟是什麼呢？

在被一羣崇高的山嶺環抱著的中間，有一個容納下幾

千居民的大山谷，那許多善良的人民，有些住在崎嶇不平的山邊小板屋裏，被那黝黑的森林環繞著。別一些却有他們的家在田舍間，耕著這山谷裏柔輦的斜坡或平坦的原隰上面的肥田，還有些呢，便被集合到人烟稠密的村上，在那裏有許多高地的野溪從牠們生長地高山上轉輾流下來，現在已經被人類的智巧所擒住和馴服，強迫著去轉動那棉花廠裏的機器。簡單一句話，這裏的居民很多，而且有著許多種的生活方式。不過所有的他們，無論是成人或孩子，對於這「偉大的石面像」却大家有一種共同的親密，雖然裏面有幾個比著他們鄰人，對於這偉大的自然現象，更能觀察得完全些。

所謂「偉大的石面像」，實在是一種天工，用無數的石塊造成的，恰同那座山成了垂直，那些石塊，拚成這麼一個位置，當你從適當的距離看過去時，竟維妙維肖地彷彿一個人類的面像。看上去似乎是一個極大的巨人，或是一位鐵登，(Titan 古代神話中之巨靈神)把自己的像刻在這壁上的。那裏有著那廣闊的弧形的前額，差不多百來尺高；那鼻子和長的鼻梁；還有那寬大的嘴唇，那東西，假使會講話，真要衝出雷響般的高音來，從山谷的這一端傳到那

一端。

當孩子們發育為成年男子或成年女子而有這個「偉大的石面像」給他們常在眼前，這真是一種好運道，因為牠的一切姿態都是高尚的，同時又是偉大和溫和的表示，牠似乎是一顆碩大而且溫暖的心的一種熱，把所有的人類都懷抱在牠的慈愛裏，並且使更多的人得了歸宿，需要望望牠，便是受到了一種教育，這裏許多人民都相信這個山谷的富饒，都得歸功於這溫柔的容貌，那是正在繼續地在這山谷上面放射著光彩，照耀著那雲，和灌注牠的仁慈到陽光裏去的。

我們開始就講到，有一位母親和她的小兒子坐在他們屋子的門前，正在注視著那「偉大的石面像」，並且談及牠，這個孩子名叫安尼斯（Ernest）

「媽媽」，他說，當時這個鐵登的臉正微笑地向著他，「我願意牠能夠講話，因為牠看上去是如此可親，牠的聲音也一定快樂的，假使我能看見一個人有著這麼一付容貌，我真要熱烈地愛他。」

「假使那一個古老的預言能夠實現的話」，他母親回答，「我們終有一天可以看見一個人，這麼準確地像牠的

一付容貌的。』

『你指的是什麼預言呵？親愛的媽媽，』安尼斯急切地問，『請你完全告訴我』。

於是他的母親告訴他一個故事，那是當她自己還比小安尼斯小的時候她的母親告訴她的，這個故事，並不是講到那些已往的事物，而是關及於將要來到的。然而這故事却是如此古老，甚至那些最初住在這山谷裏的印第安人都已經從他們祖宗那裏聽到了；而且在那些祖宗講述的時候，牠已經早在山澗的喃喃密談中，和風同樹頂的切切私語裏，被流傳了多時，這個故事的意思是這樣，在未來的某一日，這裏附近將有一個孩子出生，他是命運注定要在他的那時代中成爲一個最偉大最高貴的人物的；而且，在他成年之後，他的面貌將和那「偉大的石面像」完全相像，非特幾個舊式人，連年輕的也是一樣，大家對於他們的希望懷著一顆熱心，關於這個古老的預言，一直存著一種永久的信仰，但是另有一些人，他們對於世界已經多認識了一些，守著，候著，感到不耐煩了，還是看不見一個人有這麼一付容貌，而且連一個能證明自己是比鄰居偉大些和高貴些的人都沒有，他們便下斷語說，那不過是一種無聊的

傳說，在所有的事實上，這預言裏的大人物真地還沒出現。

『阿！媽媽，親愛的媽媽?!』安尼斯喊著，舉高他的手，拍著掌，『我希望我將來能活著看見他。』

他的母親是一個慈愛而且有思想的女人，覺得最聰明的是不要使她小兒子的可貴的希望因而氣餒，所以她祇對他說，『或許你可以的。』

安尼斯永遠沒有忘掉他母親告訴他的故事，牠常常在他的心頭，無論什麼時候，祇要他是望著那個「偉大的石面像」，他過他的孩提時期在他出生的那個小板屋裏，對他的母親盡著孝道，在許多事情上給與她以輔助，用著他的小手幫了她無數的忙，而且用他熱愛的心幫了她更多的忙，在這麼的情形中，他從一個快樂的然而也是常常深思著的小把戲，長成爲一個溫和的安靜的斯文的大孩子，因爲在田裏工作，他被太陽曬得成了褐色，但是他的神色上却閃耀著比那些在有名的學校裏受著教育的少年們臉上所能看到更多的智慧，然而，他並沒有教師，除了那個「偉大的石面像」。當他一天辛苦過後，他便要注視著牠幾個鐘頭，直到他開始算想到那些巨大的形態，已在招呼他，

並且給他一個和善的鼓勵的微笑，好像回報他的那個莊重的瞻仰似地。

(二)

大抵就在這個時候，這個山谷裏傳著一種流言，說那老遠以前預言著的一個大人物，就是那個帶着一付和「偉大的石面像」相像的臉的人，在最近已經出現了，那似乎是實情，在許多年之前，有一個年輕人曾經從這個山谷裏搬出去，住到一個遠的海口上，在那裏聚了一點錢後，他曾做了一個小店主，他的名字，——不過我不能知道這到底是他的真名字呢，還是由於他生活的習慣和成功而得來的綽號，——叫做葛疏歌德。(Gathergold意為聚財)仗了點巧和活動，以及天賦的一種不可思議的才能，那種才能，便是世上所說的運氣，他便變成了一個極富極富的商人，而且做了一全隊大海船的主子。一切地球上的國家都似乎聯合起來為著那唯一的目的，使這一個人的財產一堆一堆地加上去，聚成山般模樣，北方冷的區域，差不多在北極圈陰影裏面的地方，把獸皮當做貢物送給他；熱的非洲，為著他在那河裏淘金沙，並且從森林裏的大象身上收

集那些象牙；那東方呢，帶來他那些富麗的肩巾，香料，和茶葉，還有金鋼鑽石的光彩，以及大珠子的純潔的光，至於海洋，也不比陸地落後，牠供給牠巨大的鯨魚，葛疏歌德先生便好把牠們的油出賣，並且靠牠得到利益。原來是商品的無論什麼東西，到他手裏便成了黃金，我們真可說他像是寓言裏的米達斯，（Midas 傳說中一個有點金術的古代皇帝）隨便什麼東西觸到他的手指，便會燦爛橙黃，立刻變成黃金，或者，假使能使他更中意些，便成了一堆一堆的金錢，當葛疏歌德先生已經成為化了幾百年工夫也數不清他的財產的這麼的大富時，他自己記起他的老家這個山谷來，並且決定要回到那裏去，在他的出生地度他的餘年，懷著這麼一個目的，他便打發一個高手的建築師來替他造一座這麼的華屋，要相配一個有著這麼大的財產的人住的。

我以前已經說過，關於那個傳說就是葛疏歌德先生已經成為他們空等了好久的預言裏的人物，而且他的面貌是完全無疑地正和「偉大的石面像」相同這件事，是早在這山谷裏喧傳著了，當那些人民眼見得那好像用妖術所造成的那個富麗堂皇的建築，高高地聳立在葛疏歌德父親的那

個原來爲風雨剝蝕的田舍的地址上時，他們更確信這個傳說確是真正的事實。那屋子的外表是大理石所造成，是如此眩目地白，看上去似乎這整個的建築要在日光裏融化的樣子，恰像在葛疏歌德先生的手指還沒有點金術以前，當他幼年玩耍時所慣常用雪堆成的那些矮房子，一個妝飾華麗的走廊，用高的石柱支撐著，下面便是一個鑲嵌的門，配著銀的把手，而且是從海外帶來的那些彩色斑斕的木料所造成的那些窗子呢，每個莊麗的房間，從地到天花板，都用一塊極大的整片玻璃，這宮殿的內部是不許隨便什麼人進去的；但是據報告千真萬確的，裏面的華麗遠遠勝於外面，竟至如此程度，在別的房子裏什麼是鐵的或銅的，在這裏全是金的和銀的；尤其是葛疏歌德先生的寢室，格外造成一種光彩眩目的現象，在那裏沒有一個普通人能閉起他的眼睛，但是在另一方面，葛疏歌德先生現在却已經習慣於他的豪華，除非那些異彩一定找到他眼臉下面來，他或許也會閉不攏他的眼。

在適當的時期中，這座邸第是完成了，其次便來了帶着許多美麗陳設品的佈置者，於是再來了一整隊的白奴和黑奴，做著前驅，而葛疏歌德先生自己，却爲著他的高貴



的身分，是被希望著能在太陽落山的時候到我們的朋友安尼斯，當這時候，是已經深深他被一種想像所鼓舞，就是那個偉大的人，高貴的人，預言裏的人，在延擱了許多時代之後，是終於在他本鄉山谷裏顯示出來了。他曉得，在他童年時代就曉得，那真有千百種的方法，葛疏歌德先生運用著他的巨富，可以把他自己轉成一個慈善的天使；並且對於人類的事務，擅有一種治理權，和那「偉大的石面像」的微笑一樣的廣大和慈祥，安尼斯充滿著信仰和希望，確信那些人所說的都是真實；並且他現在是快要看見那邊山上的那些奇蹟般的形態的活的像了。當這個孩子還正在注視著那山，和照常地幻想到那「偉大的石面像」回報他的注目，並且和善地望著他時，那轆轤的車輪聲音是聽到了，迅速地沿著那蜿蜒的路，正在跑近來。

「他來了！」一羣聚在那裏看這個到客的人喊起來，  
「偉大的葛疏歌德先生來了！」

一輛馬車，四匹馬拖著，在那路的轉角上彎著圈子，在車子裏，從窗口上顯露的一部份，現出一個小老頭兒的臉來，生著那一種似乎曾用他自己的米達斯的手轉變成的那麼黃的皮膚。他有一個低的額角，小的尖的眼睛，縱橫

著無數皺紋，還有一雙極薄的嘴唇，當他用力地把牠們擠在一起時，還要薄些。

「這「偉大的石面像」的絕對肖像啊！」那些人高叫著，「一定的，這個老預言是千真萬確！我們終於有個偉大的人物到此地來了！」

無論什麼使安尼斯所迷惑著的，他們看上來却總當真相信那恰是他們所講的相像處。路旁邊一個老乞婦和兩個小乞兒走過去，那是從遠地來的流浪者，當這馬車轉動著前進的時候，他們伸出手，並且提高了他們愁苦的聲音，十分悲慘地哀求施捨。一隻黃色的爪，——也便是牠抓集到這許多財產的——從馬車窗子裏探出來，撒了幾個銅幣在地上，所以，這個大人物的名字雖然已經是「黃金收集者」的意思，他很可以有這麼一個綽呼，並且顯明地懷著和從前一樣的信仰，他們高叫著，——

「他是這「偉大的石面像」的唯一的肖像！」

但是，安尼斯却憂鬱地從那滿刻著狡猾的縐文的鄙陋的面孔上旋過目光來，注視到那座山，那地方，在一團霧的中間，被最後的陽光照著，好像鍍了金。不過安尼斯仍能看得清楚那些印入他靈魂深處的，高貴的姿態，牠們的

容貌，使他鼓舞起來，那嘴唇似乎在講什麼呢？

「他將要來了！不要怕，安尼斯，那個人將要來！」

(三)

一年一年過去，安尼斯不再是一個孩子了，他現在已經長成爲一個青年，他一些也不能夠引起這山谷裏別的居民注意，因爲在他們看來，在他的生活狀態中並沒有什麼異乎尋常的，除了那當白天的工作過後，他還是愛著跑開去，注視並且沉思著那「偉大的石面像，」依著他們對於這件事的意見，那實在是一種愚昧的舉動；但是大家也原諒他，因爲他是如此勤勞，善良，和睦，並且一點也不疏忽他的責任，去養成懶惰的習慣。他們不知道這「偉大的石面像」已經成了他的一位教師，由於她表現出來的思想，將使這個青年的心開展起來，並且充滿著比別的心更廣些更深些的同情。他們不知道從那裏可以得來一個比從書本上學來的還好的智慧，以及一個比別的人生的有著缺憾的例子還好的生活。

在這個時候，可憐的葛疏歌德先生是死了，並且葬掉。而且這件事的最古怪的一部份，便是當他生時成爲他的

身體和精神的他的財產，在他死去以前便不見了；只剩給他一副活動的骨骼，包著一層縐的黃的皮膚，於是葛疏歌德便不爲人所信仰而且被拋到陰影裏去了，預言裏的人物是還在未來。

這樣遭到了另一件事。好幾年以前；這山谷本地的一個產兒，曾經應募著去當了兵，在好幾陣惡戰之後，他現在已成了個顯貴的將軍，不論他歷史上可以被稱作什麼，他在營裏和戰場上却是以一個綽號出名的，那叫作「老血雷」(Old Blood and Thunder) 這一個爲戰爭所消磨的老兵，爲著上了年紀和受傷，現在是衰弱了；並且厭倦了那軍隊生活勞苦，和那些一向在耳邊鬧著的鼓聲及喇叭的喧闐，近來已經顯示著一種心願，要回到他的本鄉山谷裏去，希望能找到安息，在那地方，他記得是有留給他的。這些居民，就是他的老鄰舍們和他們的已經長大的孩子，決定用一種鳴炮的敬禮和一次公宴來歡迎這位出名的武士。一切的人懷著更甚的狂熱，大家斷定，現在，最後，這「偉大的石面像」的肖像是出現了。

在那大宴會的這天，安尼斯同着山谷裏其餘一切的人，都放下了工作，跑向那地點去，那山野間的筵席，就安

排在那邊，許多桌子排列在森林裏清爽的空地上，被環圍着的樹木閉在裏面，只除了向東的一條林蔭路是展開著，隱約給看見那「偉大的石面像」。我們的朋友安尼斯點著脚尖，把自己昇高了，希望對於這有名的貴客得有一瞥；但是一大羣人却聚在桌子邊，急切地想聽那頌詞和演說，並且想抓住從將軍的回答裏所能落下來的每一個字，還有一隊志願兵，當著衛兵的職務，用他們的槍刺十分殘忍地刺著這一羣裏特別安靜的人。這樣安尼斯既是個斯文的性格，便完全被趕到後面去了。在那裏，他所能看到的「老血雷」的面貌，不比牠在戰場上所播傳的多一些。爲著安慰自己，他仍轉向「偉大的石面像」望去，牠像一個忠實和永遠記著的朋友似的，從那條林蔭路向他回看著，並且微笑。然而，在這時候，他却能偶爾聽到了各個人的批評，他們正在比較著這英雄的姿貌和那遠山邊的面孔。

「真是一式的臉呵！一絲不錯！」一個人叫著，歡喜得跳起來。

「簡直像到有點奇怪了，然而那是事實！」另一個附和著。

「像呵！我要叫牠是「老血雷」自己：照在一面大鏡子

真的像！」第三個喊著，「爲什麼會不是呢？他是這個時代裏或者別的任何時代裏最偉大的人物，不須懷疑的。」

桌布拿開了，對於這位將軍的祝福已經浸沉在喧嘈的頌揚裏，於是現在他站了起來，謝謝這些頌詞，安尼斯看見了他，在這一羣擁擠著的肩膀上面，他從兩個燦爛的肩章和繡花的領上仰起著，在用翠綠的桂樹枝交織成的圓頂的下面，那面軍旗垂下來差不多遮了他的眉毛。在那邊，從這森林的林蔭路上，也可以看到那「偉大的石面像」。那麼，這是不是真的有著這麼的相像處，像那羣人所證明的？不幸得很，安尼斯却不能承認牠。他看見了一個久經戰陣和飽嘗風霜的臉，充滿着能力和表現著鐵般的意志；但是那種和藹的智慧，那種深刻的普遍的慈愛的同情，在「老血雷」的容貌上却都缺少著。即使「偉大的石面像」曾裝出像他那付嚴酷的姿勢來的話，牠更溫柔的特性也仍會把牠弄得和平起來的。

「這不是預言裏的那個人」，當安尼斯從人堆裏走出來的時候，他自己嘆息著，「這個世界一定還要再等些時候嗎？」

那霧已經聚攏在那遠處山邊，在那裏可以看見偉大而

嚴肅的「偉大的石像」的姿態，莊嚴但又慈祥，似乎是一位巨大的天使，正坐在那些山裏，著了一件紫金色的雲衣，當安尼斯看著的時候，他相信不祇有一個微笑籠上這個面容，而且還有一種華光在閃耀著，雖然那嘴唇並不在動。

「不要怕，安尼斯。」他自己的心說，似乎「偉大的石像」在和他耳語，「不要怕，安尼斯，他將要來了！」

### (四)

許多年飛快地恬靜地過去了。安尼斯依舊住在他的本鄉山谷裏，他現在已是一個中年人，在那些居民裏面，他慢慢地已為人家所知道。現在，和以前一樣，他為著麵包而工作著，仍舊是同樣地一個心地坦白的人。但是他已經思考若感覺著這麼許多，為著造福於人類，他已將如此多的生命裏最好的光陰，給與超世的一種遠望。看上去他似乎已在同那許多天使交談，並且無意間吸收到了他們一部份的智慧了。那是從他日常生活裏的那些和平而可敬的善行裏面看得出的。他的生活，如同是一條恬靜的溪流，已經沿著牠的行程，造成了那寬廣的翠綠的邊緣，雖然他是

這麼地卑微，可是世上的日子却沒有一天不爲著他的生存而一日好似一日。他從沒暗地裏爲著自己走的道路打算，可是他却常常要造福於他的鄰人。一般人並沒猜想到他們的隣舍和老朋友安尼斯是比一個普通人強些，至少安尼斯自己也沒想過；但是從他嘴裏出來的意見，却不是別的人嘴唇所說過的。

當這些人已經有了一些時間去減低了他們心的熱度，便也肯完全承認他們以前以爲這「老血雷」將軍兇猛的像貌，和那邊山上溫和的面容，有著相像的地方，是錯誤了。但是，現在又來了報告和新聞紙上的許多篇幅，確定地說「偉大的石面像」的相貌，已經出現於某一個有名政治家的潤的肩膀上面。像葛疏歌德和「老血雷」一樣，他也是一個這山谷的本地人，但是他早年便離開了，並且投身於法律和政治的事業，代替著那富人的財產和那武士的劍，他祇有一條舌頭，可是那舌頭的力量，却比那兩件東西合在一起時還大，他的辯才的好，是如此地不可思議，他可以隨便揀著什麼講，而聽衆却除了信服之外不能有所抉擇；錯的看著像對，對的又看著像錯；因爲什麼時候他高興起來，便能夠僅僅幾句話就使你墜入五里霧中，把原來的日光



隱沒掉。他的舌頭真正是一種魔術的器械：有時轟隆隆地像雷鳴，有時又低唱著像最溫柔的音樂，那是戰爭的暴風，——又是和平之歌；並且無中生有，實際上並沒有那種事情時，却看上去叫存著一個心。老實講，他真是一個奇怪的人；當他的舌頭已經使他得了一切其餘理想上的成功，——當牠已經使他的聲音在朝廷的大殿上和帝王的宮闈裏都被傾聽，——當牠已經使他為全世界所曉得，甚至到處像一種聲音似地叫喊著的以後，——牠最後又勸他的那些國人選他當總裁的職務。在這時候以前，——真的，就是他開始成名的一剎那，他的——許多崇拜者已經找出他和「偉大的石面像」的相像處來，並且他們是被這件事十分激動著，因此這個特異的紳士，在本國到處被人曉得這個來老石面」(Old Stone Phiz)的名字。這個名字，想起似乎對於他政治的期望上，是給與一種很有利的地位的。

當他的朋友們正在十分起勁地選他做總裁的當兒，「老石面」出發去拜訪他的故鄉，那個山谷。自然，除了想去同那些家鄉父老握握手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目的；而且不取估料或注意國中這次選舉，他的進行是到了什麼程度了。家鄉裏却盛大地籌備著來歡迎這個有名的政治家。

一隊的馬隊，開到邊界上去，迎接他，一切的人都丟了他們的事務，沿著路旁聚攏來看他過去。安尼斯也在這裏面。雖然他所已見到的已經使他失望了好幾次，但是他仍懷著一種希望的確信的態度，像他素來對於一切看上去是美的好的總信賴著的一樣。他的心花繼續怒放著，深信可以從高高在上的地方抓到幸福，當牠光臨的時候。所以他現在重復和以前一樣地高興著向前去，看這「偉大的石面像」的肖像。

那馬隊沿著路奔騰著跑來，帶着一大陣馬蹄的得得聲，和一大團塵沙，那塵頭是起得這麼高，而且濃厚，便把那邊山的姿態從安尼斯的眼睛裏給完全隱沒了。所有的大人先生都騎在馬上；，保衛團的軍官著了制服；議會裏的議員，本州的知事，新聞紙的記者，還有一些農人，也都騎在他們馴良的馬上，背上披著星期日著的外套。那真是一個洋洋乎奇觀，特別是有著無數的旗幟，在這一隊人馬頭上眩耀著。裏面有幾方旗幟是這各政治家和「偉大的石面像」的華美的照像，親密地互相微笑著，像是兩個親兄弟。假使這圖畫是可靠的話，那就真可認為這種相像，實是可異的了。我們切勿忘記提及，還有一個音樂隊在那裏

，用著那歡欣的高歌，引起四山影響的回聲來；因此那種振動著空氣和靈魂的旋律，便從所有的山峯和山洞裏衝出來，似乎在這本鄉山谷的每一個角隅裏，都可尋得出一種聲音，在歡迎這位了不得的客人。但是最大的顯現，還在當那遠山的巖壁反射發這音樂的時候；因為當時這「偉大的石面像」自己，好像也在鼓吹著這勝利的合奏曲，承認這預言裏的人物是終於到來了。

整個的此時那些人在拋起他們的帽子，一面喊著，帶起這麼傳染性的狂熱，使安尼斯的心也被激動起來，他同樣地拋著人的帽子，而且和最高的聲音一樣高地歡呼，「呵！偉大的人物！」「呵！我們的「老石面」！」但是他還沒有看見他。

「現在，這裏是他！」站在安尼斯附近的人喊著，「那邊，那邊，先觀察「老石面」，再轉到那山上那個人的臉上去，你看，他們不像是兩個雙生兄弟！」

在這喧赫的行列中間，來了一輛敞著的四輪馬車，四匹白馬拉著。在這馬車裏，圓而大的頭上不戴帽子的，坐著這位名政治家「老石面」。

「相信」，安尼斯的一個隣人對他說，「這「偉大的石

面像」終於達到了牠的匹敵了！」

那必須承認，現在，在他對於那從馬車裏俯低著和微笑著的面容上的第一次瞥視中，安尼斯確有一種概念，認為在牠和那山邊的熟悉的面孔之間，是有著一種相像。那眉毛的高下之深，以及其他一切姿態，真的是一位鐵登的模型的勇敢和堅毅的刻劃，似乎在爭著英雄氣概。但是那種高尙，軒昂，和那山的容貌上所閃耀著的那種神的同情的表示，在這裏却不能看見。多少有些東西是當初就被遺掉，或者現在已經離他而去了。

安尼斯轉開去，憂愁地而且幾乎沮喪著，因為這是他的許多失望裏最壞的一個，眼見得一個人，他很可以實踐那個預言，而他却没有願意這樣地做。在這時候，那隊人馬，那些旗幟，那音樂和那馬車，都很快地掃過了。一堆喧譁的人跟在後面，遺留著那塵沙，平靜下來。於是「偉大的石面像」重復顯現了出來，帶著那一付已經保存著不可知數的世紀的莊嚴。

「喂，我在這裏，安尼斯！」那柔和的嘴唇似乎在說，「我已經比你等著還長遠，可是我仍舊不厭倦。不要怕；這個人將要來了」。

(五)

時候一年一年地接踵著向前飛跑，牠開始帶著白髮來散布在安尼斯的頭上，在他額角和雙頰上造成許多縱橫的縐痕。他成了一個有年紀的人了。但他並不白白地年老；他心上聖誓的思想比他頭上的白髮還多。他已不再被愚弄著。不須尋求，不須期望，而自然地來了那為衆人所追求的令名；牠使他顯名於大的世界裏，不僅限於他所一向安靜地住著的那山谷。大學裏的教授，還有甚至城市裏的活動人物，都老遠地跑來看安尼斯，和同他談話，當他們在一起講話的時候，他的臉會無意間激動起來，容光煥發地，像那柔和的黃昏之光。他的客人告別回去，一面深思著剛才談話裏充實的內容，當走過那山谷而停下來去看看「偉大的石面像」時，他們會想到曾經在一尸人的容貌上看到牠的肖像的；可是，在什麼地方却不能記得了。

當安尼斯正在長大和慢慢地年老的時候，仁慈的上帝會賜下一個新的詩人結與這個世界。他也是這山谷的鄉人。但是他却已消度那大部份的生活在離這有趣的地帶有一點遠的地方，在那些城市的喧譁和繁雜裏吐出甜密的歌聲

。不過，他也常常把那些他幼年所朝夕親近的許多山的佈滿著雪的高峯，裝進他的詩裏去；並且沒有忘掉那「偉大的石面像。」這詩人曾在一首抒情詩裏讚美牠，那是完全受賜於牠自己莊嚴的嘴唇所宣揚的。這個天才的人，我們可以說，是帶著可異的天資從上界降下來的。假使他歌詠著一座山，那麼一切人的眼睛便會看見一種比他們以前在那裏實地看到的還偉大的莊嚴，存在於那詩中的內裏，或者在牠頂上飛翔著。假使他的歌是詠著一個可愛的湖，那麼一種天國的微笑就投上了牠，永遠在牠面上閃耀著。假使牠是詠著一個巨大的古老的海呢，那麼似乎被這首歌的情緒所鼓動，牠那深的無邊無限的尊嚴的胸膛，也似乎洶湧著高起來。

當他採取他的同胞們人類做詩的題目時，所得的結果也是一樣地崇高和美麗，那些被生活的塵埃所污穢，過著日子的男人女人，和那些在塵埃裏遊戲著的小孩子，在他詩的信仰的意境裏都是可尊的。

這個詩人的歌曲傳到了安尼斯那裏。當他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後，便讀著牠們，坐在小屋之門前的椅子上。在那裏他已經那麼長久地安息著，沉思著，看定那「偉大的

石面像」。現在，當他讀著那使他內在的靈魂都振動著的一節詩時，他抬起眼睛來，看那正在慈祥地向他發著光的大像。

「呵！莊嚴的朋友」，他喃喃着喚這「偉大的石面像」  
「，是不是這個人足有資格同你相像了嗎？」

那石面像看上去在笑但是一句話不回答他。

現在，讓我們講到那個詩人，雖然他住得離這兒很遠，但是他非特已經聽見過有安尼斯那個人，而且十分憬憧於他的人格；最後，他熱望去見見這個人，這個人的不可告人的智慧，是和他生活中高尚的誠實，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在一個夏天的清晨，便乘著火車來了。下午的傍晚時分，在距安尼斯屋子不遠的地方，下了車。

走近那個門時，他看見了這個和善的老人。手裏拿著一本書，反覆地讀著。再把一個手扳夾在書頁的中間，親愛地望著那「偉大的石面像」。

「晚安」，這詩人說，「你能供給一個旅客一夜的住宿嗎？」

「可以，可以」，安尼斯回答，還微笑著說，「依我想來，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這「偉大的石面像」像現在地對

一個客人表示歡迎。」

這詩人在他旁面椅子上坐了下來，兩個人談著話。這個詩人會同最利口最聰明的人交際過，可是從來沒有遇到過像安尼斯這樣的人。他的思想和感覺，流露出一種天然的自由；他的簡單的語句，造成如此熟諳的真理。至於安尼斯這方面呢，是被這詩人內心所發出的一種想像所感動和興奮著，這種想像，使這小屋子門前附近的空氣裏都充滿著美麗的形狀，又是快活，又是憂鬱。這兩個人的互感指示給他們一種比任何一人所能單獨得到的更精微的見解。

當安尼斯傾聽著這詩人說話的時候，他覺得那「偉大的石面像」似乎也在俯前者傾聽。他的眼光於是熱誠地直注視到這詩人發光的眼睛裏。

「你是誰啊？我的異材的客人」，他說。

這詩人把他手指放在那安尼斯曾在讀著的書上。

「你已經讀了這些詩了」，他說，「那你是認識我的，——因為便是我寫牠們的。」

安尼斯重復細細地觀察這詩人的容貌，而且比以前還要熱心些；於是又轉過來，對著「偉大的石面像」；然後又



帶著一種不定的神色看著他的客人。但是他臉色沉下去了，搖著頭，嘆息著。

『爲何你不舒服了？』詩人問。

『因爲』，安尼斯回答，『所有我的一生我曾在等著一個預言的實現；當我讀著這許多詩時，我是滿懷希望在你身上是可以實現的了。』

『你希望，』詩人回答，無力地微笑著，『在我的身上可以找出這「偉大的石面像」的相同處來；而你是失望了，像從前對於葛疏歌德先生老，「老血雷」和「老石面」一樣。是的，安尼斯，那是我的定數呵！你一定要加我的名字到那三位有名的人上去，並且記錄你希望裏的另種失敗了。因爲——我說起來真是又慚愧又難過呀，安尼斯，——我是不配做那邊溫柔而又莊嚴的姿態的典型的。』

『爲什麼呢？』安尼斯問著，他指著那冊書，『那些思想不是屬於天國的嗎？』

『牠們是天國的音律，』詩人回答說，『你能夠在牠們裏面聽到天上歌曲的遠的回聲。但是，我的生活，親愛的安尼斯，已經同我的思想不相符合了。我也曾作過偉大的夢，但是牠們不過夢而已，因爲我已經生活——那也是

我自己選擇的——在貧窮和低微的實際中。有時候我甚至——我敢說嗎？——懷疑於莊嚴，美麗，和善良，而我自己的作品，被人稱道著無論在自然界或人生裏，都能夠很好地表現牠們出來的。那麼，純潔的善德和真理的尋求者，你爲什麼要在我身上找出那邊神的容貌來呢？」

詩人很難過地說著，他的眼睛被淚水所模糊。同樣，安尼斯也這麼著。

### (六)

當太陽落山的時候，安尼斯照他平常的習慣要去同那集合在露天裏的鄰右居民談話。他同那詩人手纔著手，仍舊在講著話，走向那個地點去。那是羣山之中的一塊狹地，後面是一座灰色的巖壁，巖壁前面被許多蔓生植物的叢葉點綴著。那些聽衆，有的站著，有的坐著，有的躺在草地上，看上去每個人都很安適。正在落下去的日光斜斜地籠照著他們。在另一個方向，便看見「偉大的石面像」，在牠溫和的容貌上，帶著照舊的快樂和照舊的嚴肅。

安尼斯開始講起來，把他心上精神上的東西給與這些人。因爲他們和他的思想投合，所以他的話顯著力量；同

時因為他們對於他所過的生活是和諧的，所以他的話顯著真實和深刻。那並不僅是這位傳道者發出的氣息，牠們都是有著生命的語句，因為一種屬於善德的行爲和神聖的愛的生命，是融合到牠們裏面去了。這詩人，當他聽著的時候，覺得安尼斯的抱負和品格，實在是比他以前所寫的還要高貴的詩的音律。他眼睛裏閃耀著眼淚，虔誠地注視著這個可敬的人，並且自己心上說，從來沒有過一付相貌是如此地足與預言相符合；也從來沒有過一個聖哲，生著像那麼溫柔，和藹，有思想的面孔，還帶著有神光的白髮，披拂在牠的上面。在遠處，但是可以看得清，聳立在落日的金黃色的光裏，現著那「偉大的石面像」。有些銀灰色的霧環繞著牠，便像是那些白髮環繞在安尼斯的眉毛上面。牠的偉大的慈善的態度，似乎懷抱著這個世界。

在這時刻，安尼斯爲他打算講出來的一種意思感動著，臉上顯出一種莊嚴的表示，那是如此地浸潤著仁慈，以致詩人不自禁地感奮著，手臂在空中搖起來，並且歡呼道

「看呵！看呵！安尼斯自己便是「偉大的石面像」的肖像！」

於是一切人都望著，而且看出來那有著深刻的目光的詩人說的確是真實的。這個預言是實現了。但是，安尼斯，當他已經結束了他所講的以後，原攜著詩人的手，慢慢地踱回家去，仍舊希望有個比他再聰明些和好些的人，帶著同「偉大的石面像」相像的容貌，將要等一下出現。

一九三三，一〇，二四。譯畢。

## 刊月半路線

### 目要期五十三第

論著	
民族復興與保存國粹及復古……	何思明
什麼是民族運動的障礙物……	趙南柔
中國民族性之改造……	吳德恩
統制經濟論(一)……	何適黃
殷格蘭姆「經濟學史」序……	金福申譯
統制經濟的前途與 經濟委員會的成立……	陳嘯波
說和做……	劉如水
短評	
空談與硬幹……	柯秉權
渭水河與刺鬍子……	許志荃

# 黃 昏

侯 汝 華

在玫瑰色的黃昏裏，  
我看過了鮮明的霞光，  
我又看過了淒迷的曼陀羅草；  
微風把萎靡的病態  
傳染給粗大的榕樹影；  
一個十二月的夢，  
收拾了我的心；  
在銀色的水面的花朵間，  
我隱隱地聽見愛情的嘆息。

還想去摸索過去之路，  
是比驢子還傻的事情。  
狂縱的童年，  
只支撐着墓中的殘骨。  
且讓我編個美好的花環，  
炫耀此昏老的眼睛吧。  
生命將成爲鍍金的瓶兒  
保養着恬靜的靈魂，  
像桃色的珠藏在貝殼裏一樣。

晚禱的鐘聲徐揚着，  
像聖弗朗西思一樣聖者的聲音，  
將守候着我的眼睛漸漸地幽閉；  
說我是像金鳳花一樣的凋殘了的，  
然而裹着牠的屍身的  
是一張薄光的金粉色的綢紗。

十，十五，於廣東陸豐。

## 默 語

李 堅 磨

祇有風的哀號和雨的悲泣，  
是我僅能聽見的聲音嗎？  
在如此悽清的長夜；  
還有是落葉的蕭蕭，  
伴着長夜不寐的倦遊人。

酒杯我將懶得舉了，  
雖然是滿溢着葡萄香；  
我的步武將錯亂了，  
即使有高音的歌喉和合奏，  
在昔日我是如此沉醉着的那廣廳。

我是狂歡的歌場的逋逃者，  
是寂寞與流離的新戀人；  
我不願看那煌煌的燈光，  
那是惡毒地譏誚我往日的夢的；

風，雨，這是僅容許我聽的聲音嗎！

音樂是奏着毀滅的進行曲。

首都異軍突起之——

# 華報

本報出版以來，本大無畏精神持論，對於時政多所批評，頗得社會同情，新聞注重專訪，副刊文字生動，尤為本報特色，茲為徵求基本訂戶起見，特定優待章程，函索即寄。

▲社 址——南京太平路三八八號

▲電 話——二二七六九號

▲電報掛號——一〇三二號



# 沉 默 者

印 全

旭日底淺笑溢滿了帳門。清晨是靜悄悄的。

還沒有在睡眠裏浸透了的他，已經醒來了。這幾天來，不知怎的，夜夜總是失眠；照理，從深夜的報館曳了蹣跚的步伐回來，該是疲憊極的了，但事實上，却老是半開了含眠的眼睛，悠久地望着一片永遠不會凋殘的夜色。今天，也是這樣，于是他伸了個懶腰，撩起了爲陽光所煊紅了的帳門。倦意還沒有融散。一天亮就爬起來的媽媽，早已曲着瘦背，在房裏掃地了；看見他醒了，就蹣手蹣腳地跑過來。眼睛裏含着慈鶻的，同時也憔悴的味。

——時候很早哩，還睡一瞇呀！

聽了媽媽底仍舊像童年時的溺愛的話，心裏微微地感到了些輕淡的慰藉，不，還有些輕淡的悵惘呢！母親底愛是泛穆而永雋的，一掠泛穆的柔風。他凝視着，不則一聲，媽是多麼的憔悴呢？她是終日地勞動着的！回想起來，在她悠長的過去，不是從未有過休息的一刹那麼？前幾年，總是這樣地自慰着：只要討了媳婦以後，那媽媽就可以享受些清閒的晚福了。但現在呢？媳婦是有了，況且是摩登不過的：她底櫻嘴裏所飄出來的軟軟的歌聲，會陶醉男人底麻木的心，素腳上的狐步舞的線也永遠不會抹去的，而那雙纖手呢？那雙會打高爾夫球的纖手能做些什麼呢？想着，他輕嘆了一聲：

——媽，何必這樣勞苦，少做些吧！

——那叫誰去做呢？

媽媽底話裏，不是悲哀，不是怨恨，只是使人飄起了凜凜然的感觸。叫誰去做呢？妻底手既然只會玩高爾夫，那麼說是雇個女傭吧，但是這幾幾的進款，能夠允許麼？他想自己起來幫媽做一些，但當他掠開了妻所蓋過的新線毯，正要起來的時候，媽却：

——你起來做什麼？昨晚你睡得很遲，多睡些吧！上

課的時候還沒有到哩！

——媽，我要起來，我也來掃掃地吧！

——雪，睡着，聽媽話吧！

媽媽還是像安慰小孩般地安慰着，他感到了一抹輕愁，彷彿鬆弛了弓弦般地，曼長地嘆了口氣，伸進了撩着帳子的左手，便躺了下來。轉過頭去，裏床是空的，帳角裏的黑暗，似乎在向他訕笑着。笑他些什麼呢？妻說是要替朋友預備七月七的音樂會，昨晚沒有回來。啊，怎忘說了？今天不是舊曆的七月初七麼，何不趁這佳節，給媽娛樂一下呢？

——媽，今天是七月七，××戲院散鵲橋相會，這是難得的機會，去看麼？

媽媽疲倦眼望着窗外，天井裏的蕊香花繚繞着初秋的風光。

——不要去了，又要多費錢哩！

但是他却仍舊這樣主張着：

——沒關係，我現在還有三十塊錢，這個月裏的費用還只要十五塊就夠了，媽，還多一半哩！

他擠了擠了眼睛，放了一朵溫和的笑，把枕邊的六張

五元的鈔票，細看了一會，牠們好象也在微笑了。

——好，那麼就去看一次，不過要多少錢一個人呢？  
大概要二塊吧？我們只要買蹺腳的座位就好了！

她總是這樣地吝嗇的。

——很便宜的！

欣歡的表情飛上了她底眼睫，從這些表情裏，他也抓到了空濛的安慰。于是他靜靜地神思了一會，便靜靜地睡熟了。

醒來，陽光已在地板上勾繪了許多纖勻的叶影了。他隨手披了襲襖衫，趿着繡花的拖鞋，推開了玻璃窗，倚着窗櫺閒望着。

外面是初秋的闌珊了的清晨。一陣軟的風輕輕地飄來，海棠花，蕊香花都輕輕地盪漾起來，盪漾得夠娥媚了的。什麼地方還吹來了一聲殘蟬的餘音。這樣無意識地瀏覽了好久，媽在喊了：

——呆望着做什麼？吃早飯吧！

在舉箸吃飯的瞬間，他看看媽底臉，一種快活的情緒停在她底眉尖上，眼瞼上。于是他也有似贖了罪一般地愜意着，大笑着。今天是這麼地美麗。

——雪，校裏吃了午飯就回來，我們早一些到戲院裏去。

媽媽底眼睛空濛地凝視着窗外青天，像在幻想着天河上的鵲橋的幻影，和織女底夢一般地拖曳着雲塊的長裙。她是快樂着，室內的方桌，以及几本破書也快樂着。

吃好了早飯，向媽媽拋了一個柔軟的微笑以後，就拿了破舊的皮包，走出了門。在靜透了的初秋的街上，他悠然地想着媽媽底憔悴的容顏。她是夠辛苦了。但同時却又訝異着爲什麼一直沒有留意，而到今天才在媽媽底臉上，發現了濃厚的憔悴呢？她是溫慈的，像銀粉似的月光。媳婦雖是這樣地強悍，這樣地貪安，但媽媽却未說過一聲怨言。真是太和靄了吧？他蹙一下眉頭，又濛濛地瞧見了妻底強悍的臉色。

他凝思了一會，摸了摸袋裏，不覺獨個兒笑了。袋裏的這些豐裕的錢，是很足夠替媽媽買張包廂的票子的了。要是媽願意的話，從劇場裏出來，還可以到夜的玄武湖裏去泛舟。那裏是美麗的，在那水草的搖曳裏，定可以找到些柔的夢，美的夢的吧！這樣，這樣，總算也表示些寸草的心了吧！

到了校裏，把破皮包往書桌上一甩，就連身埋在沙發裏，很舒服地吸了一支淡味的捲烟。肩吻上瀰漫着飄呀飄的蔚藍的烟紋。在書桌上拿了一本平面幾何的教科書，想看一看今天要教的課程，但剛翻了一二頁，門房走進來說是妻來找他，於是走進了隔壁的應接室。妻底長旗袍夢幻地扭動着。

他呈着微笑：

——音樂會籌備如何了？

她快意地點一點頭，坐在他底旁邊：

——已經好了！我們設備得多講究！牆壁與椅子都是銀色的，線條的，這不是一九三二年式的麼？而且鋼琴啊，梵啞玲啊，都是上等的哩！

話裏是含滿了魅人的力量的，在她底預料中，定可以賺到丈夫底獎飾的，但是不，他祇勉強地一笑，連敷衍的讚語都沒有，於是妻也失望靜默了。半晌，她又豔美地向他瞟了一眼：

——愛的，請給我五十塊錢，今天晚上要用。

要用這麼大的數目？五十塊？他每月勞働的代價，總共祇有一百塊；倘若丈夫不是個有涵養的人，那定要發怒了吧？他是和善的，只望着水門汀地板說：



——上次的錢用完了？

妻撇着紅的小嘴：

——已經用了十幾天了，還算得浪費？

從時式的銀匣裏，拿出一支前門牌，燃了，她用勁地吸着，給烟霧圍繞着的眼睛，凝視着桌上的花瓶，瓶裏插着幾枝豔放了新蕊的不知名的花兒。銀色的高跟鞋，在長旗袍的邊緣下，純熟地顫動着。的確她是窈窕而妖媚的。爲了這一點，別人都說丈夫是幸福的，可是丈夫自己呢？他沒有理會得，真的，他確是幸福麼？

手摸摸袋裏，他說：

——現在我總共還不滿五十塊錢，今晚媽還要……。

等不到話說完，妻就：

——你變了，我知道你不愛我了！

接着哼的聲音從塗了口紅的小嘴裏吹出來。這是慣了的，妻時常用這樣的罪名來加于她丈夫的頭上的。他知道不幸的悲劇是很容易爆發的了。他想嘆口氣，但又不敢，只好柔聲地說：

——愛的，先拿十五塊去吧！月底領到薪水後，這可多給些你，愛！

他強笑着，感蠱地拖了她底手，在六張五元的鈔票中，拿了三張遞給她：

——今天是陽歷二十四號，再隔六天就可以領薪水了。

她底嘴還是撇着；沒有接受他底鈔票，很不稱心地沉默着。但一會兒，却向他底手裏溜了一眼：

——好，都給我吧！

奪去了六張鈔票，她轉過頭來，豔美地一笑，算是感謝麼？

——愛的！

門一响，她出去了。

他呢？一點沒有動，仍舊坐在沙發裏呆呆地怔着，心裏也沒有什麼感覺，只是茫茫地，茫茫地。不知道這樣呆了多麼久，直到校役抱了驚厥的顏容，叫他去上課的時候，才像從夢幻裏甦醒過來似地啊的叫了一聲。呵，原來還在學校的應接室裏呢？

課後，推說頭痛，飯一點也沒有下咽，就拖了蹣跚的脚，慢慢地，慢慢地，蹣跚了回來。

到了家，茫然了一會，叩着門。



——雪麼？

是媽媽底愉快的帶笑的話聲。在笑聲中，門開了。媽媽穿了一件每年只穿不了幾次的假嗶嘰的短襖，無意地笑着。她是很少能夠這樣地愉快的。

——你爲什麼回來得這麼遲？就去吧！不然要找不到好的座位了！

他摸一摸袋裏，懺悔似地呆立着，他還能說些什麼話呢？早晨說了聲請媽媽去看戲，媽媽是早已希望着的了，但現在呢？不但不能給她調劑些幾月來——或是幾年來的疲勞，反而使她感到了多量的失望。朦朧裏，瞧了媽媽憔悴的臉上的一絲歡笑，又想起了妻底臉。哎，他輕聲地嘆了：

——媽媽，……！

媽媽也不了解地怔住了。街樹的碎影洒在母子底背上，浮蕩地。

他沉默着。

媽媽也沉默着。

沉默着，這樣地悠久。

一年前舊作。

# 國民外交雜誌

## 第三卷第二期要目

論與日僑局部妥協之危機……………周緯	日俄關係與遠東危機……………楊公達	廣田「不戰而勝」之外交政策……………郭家偉	希特拉與德意志民族的復興……………志衡	太平洋上之風雲……………胡文柄	日俄衝突與遠東的危機……………潘夫	抵制日貨與中日外交的關係……………友于	救濟農村的幾個意見……………王瑗	朝鮮亡國慘史(二續)……………馬鶴天	一月來外交大事記……………記者	會誌紀要……………國民外交協會	虛白室雜鈔(續)……………	詩錄
--------------------	-------------------	-----------------------	---------------------	-----------------	-------------------	---------------------	------------------	--------------------	-----------------	-----------------	---------------	----

### 國民外交雜誌

#### 優待讀者啟事

本雜誌出版以來，業已一載，同人深念外交問題愈益嚴重，即本刊責任愈益重大，議決極力刷新，以達喚醒國民外交之初衷，並以慰愛讀本雜誌諸君之期許。自第三卷地一期起，內容力求其精，售費力求其少，改良篇幅，重訂價目，幸速訂購，遲則無以應命矣。

零售每冊洋一角五分  
 零售每冊洋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一元八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計算以一分  
 五分爲限

國民外交雜誌社  
 南京馬府街五十號  
 全國各大書局

# 住 院

賀 玉 波

## 一 病源

記得我從十一二歲起，就離開了家庭，出外讀書做事；所幸不曾害過什麼大病，雖說半生陷於流浪和窮困之中。不過，小病如傷風，冒感，中暑，便閉等症，倒是常常光臨到我這個瘦弱的身上來的。這種疾病是隨生隨好的，沒有什麼緊要。

一到了今年夏季，卻一連發了無數次痧症，使我受到很大的煩惱。痧症的起因是怎樣的呢？關於病理方面，我不是醫生，是無從談起的；不過，我自己對於飲食和寒熱不當心，工作的過勞，這，我認爲是的確的病源。

爲了一家人的生計，我不能不拚命地寫作；在大都市裏，白天寫作是不可能的，於是，就不得不大做其夜工了。有時候，爲了趕寫稿件的緣故，甚至工作到三四十小時之久，不會得到片刻的睡眠；這樣的情形往往繼續半月，那麼，在身體與精神上，當然要受極大的損失，於是，像上面所說那樣的病症，就接踵而來。好在每一次，都是我自己用藥治癒的。

可是，最近所害的病，自己卻不能治好。那是因爲病勢太凶，無法施救的緣故。我害的是最厲害的咬腸痧。正在我清晨排泄時，忽然覺得肚痛，好像有什麼東西咬着腸子一樣。肚痛的程度簡直隨分秒而增高，以至於使我不能忍受，終竟哭了起來。

躺在床之後，病勢更加劇烈；頭暈眼花，四肢冷麻而無知覺，心神慌亂，彷彿是馬上就要死去的樣子。照例，吃了一瓶痧藥水，滿望不久就會治癒的；反而添了心痛，使我難堪！

於是，在很敏捷的護送中，我進了附近一個著名的法國醫院。經過兩三次細心的診治，我就出了危險期。本來，時症是來得快去得快的，只要診治得法，就不至於有礙

。在休養的辰光，我想想病源，恐怕仍然不外工作過勞，飲食不節，寒熱不調的緣故。

但是，像我這樣無恆產無定業，依出賣腦汁過活的人，怎能不工作過勞呢？

## 二 姆姆的生活

像天鵝翅膀般的白布帽，黑的厚呢長袍套上雪白的罩衣，胸前懸着耶蘇歸天的十字架，她們裝成那一副溫雅和藹的臉色，清晨，正午，黃昏，夜晚，在走廊上，在病房裏，在病人的床邊，在外國醫生的身畔出現的，就是法國人所說的姆姆。

據我所見，這裏的姆姆有四個；兩個是法國人，兩個是中國人。法國姆姆有一個是老嫗，一個是年青女人；中國姆姆呢，卻是一個中年女人，和一個年青女人。她們的裝束，都是白帽黑長袍和白罩衣，黑布鞋或皮靴。她們對她們自己和醫生，所說的是法語；對病人所說的，卻是華語。

在她們行走的時候，如果遇着一個病孩，那末，她們會對他笑笑，摸撫摸撫他的頭臉，問問他的病好了沒有。

如果有個孩子叫她們一聲媽媽！那末，她們會微笑着，答應一聲：「噢！」照樣地和他說幾句話之後，她們便走開去了。的確，她們對待病人的態度，是很和氣的，體貼的。

在那四個媽媽中，我只認得那個中年的中國女人。她姓王，所以，我們病人都呼她為「王媽媽」。她是管理三等病房的主任，凡是一切大小事情，都須經她負責。病人住院，要先得到她的承認，纔能進來。我進來的時候，就是和她交涉好了的。因為我是朋友介紹來的，所以，很得到她的優待。

我幾天觀察的結果，媽媽的生活是很有規律的。現在，只拿王媽媽一天的生活說說，就可以得知他們全體了。早晨七點，她便最先來到病房裏，考察一下房間的佈置和衛生之後，隨即來看看病人們的狀況，給他們一一分給藥粉和藥水。並且監督夥計們給病人們開早飯，那是因為病人能否吃飯和吃什麼飯，已經醫生規定，不能隨意吃的，所以非有她監督不可。

第二次來到病房裏，是在八點多鐘的時候；因為外國醫生在九點鐘就要來診視病人的，所以，她非先來預備不可。這時候，那些在醫院實習的醫科學生們，也先後地來

到。於是，她和他們一道診視着病人們；這是預診，她把診視的結果記載在簿子上，預備給外國醫生去參考。

在外國醫生來的時候，她必須用法國語應酬幾句；然後，跟在他的後面，給他翻譯病人們的話，報告她預診的成績；並且，記載着他所說的話，和所開的藥方。一直到醫生們診完病人，各自散去的時候，她纔慢慢地離開病房，去吃午飯。

下午一點鐘，她又要到病房裏來巡視一次，再給病人們一次藥。過了兩個鐘頭，她又須來一次，監督他們吃稀飯，或給他們分贈餅乾和水果。大概逗遛約一小時，做了一些其他雜事之後，她纔回到自己房裏去休息。到天黑的時候，她又要到病房裏來巡視一次，不久便離開了；到夜晚還須來一次，這大概是為檢查病人們的睡眠而來的。

姆姆們的工作既有這樣麻煩，那末，她們所得的報酬是不是很豐富呢？據確實的調查，她們是沒有薪金可拿的，只有盡量享受衣食住的供給。聽說，她們，她們這種在醫院服務的人，是要講點犧牲的。她們都是未婚的婦女，立意信仰天主教，為人類為社會服務。她們那種偉大的犧牲，是應該受我們的欽佩的啊！

### 三 醫院和牢獄

在三四年之前，我被故鄉的劣紳們所算，他們買通了縣長，使我坐了三天牢。不過，我不是被監禁在牢獄裏，而是被軟禁在縣挨戶團局裏，這當然比較到那高牆鐵欄的黑屋裏去受罪好得多。我所嘗的被看管的滋味，卻和真的坐牢沒有什麼差別。所謂古人畫地爲牢，那又比較軟禁在房子裏好得多。

但是，這三者的性質却是相同，即是使囚犯失掉自由這一點。所以，雖說我不曾瑯瑯入獄，說入了獄也未嘗不可。

自有生以來，不曾住過醫院，一直到這次纔嘗試了幾天。從前，看見朋友生了病，去住醫院，總是極其羨慕的；覺得住在那里可以吃吃閒飯，休養休養，而且能夠得到看護婦的慰勸。很想：只要一生了病，就可以藉故去住幾天醫院，享受享受安逸的幸福。

但是，這次住了幾天醫院，所得的結果怎樣呢？這和我以前所夢想的卻正相反！住在那陌生的地方，沒有一點自由，沒有一個朋友談心，沒有常常和家人見面的機會：這都是使我難得忍受的啊！

所以，我覺得醫院和牢獄一般可怕，可厭！如果我們人類一生不曾進過醫院，不曾坐過牢獄，那纔真是幸福的呢！於是，一到身體剛剛復原，我便不肯依照醫生所規定的時日，而毅然決然地自動出院了。

一九三三，八，一九，作於上海廣慈醫院。



# 渴 望 (并跋)

金 素 兮

——懷Sophie w.——

已經滾熱了的心，  
還在熔鐵爐裏搖，

昇華了的感情  
總渴望着清泉在洒澆。

記得?!那夜的公園中底涼亭，  
不是一所對流了底心靈。

縱使是秋呵，  
那葉實的美麗，  
摩挲著的枯枝好像黃鶯

幾多時，好比摔碎了溫度計的水銀，  
這那兒可找尋?!（人們說就是愛情。）

日子淡得和秋天池塘裏縐紋一樣平，  
沒一點激刺，沒有一點漣漪。

不過，炸掉了底燂鐵爐呵，  
還留着那顆赤熱沸滾的心。

走了不多時的 Sophe W. 那大眼珠，烏黑的短髮，典型座  
東方健康人，可却她是蘇沙，她是蘇菲亞，不幸站在馬來半島  
的尖端裏，爲着是愛情，而古南京城還有一個我，永遠渴望着  
她的人。

有人說：嘴唇上有一條凹紋，這是表示人生總是缺陷的。

T.E. 在南京城外自己誕辰的前夜。

# 夜

張 雁 白

雨，疏疏地；風，颯颯地，一片迷漫的陰鬱，是淒清沉悶的秋夜。

盧家灣轉角一個破舊的亭子間內，電燈很昏黃，閃爍着，光頭大概是五支。怪怕：四圍黑暗緊湊地潛伏着，像是惡魔要來臨似地恐怖。

屋內，那真敝陋：一張塗着黑漆的架子床，一方傾斜的柳木桌子。桌上，堆着零亂的醬油瓶，辣椒罐，洋油爐和一些貼滿了油漬的碗碟；其他，空洞和孤悽，及四壁靜默無言白粉斑剝的牆；惹眼的，就是在牆角浮動着的一九三三式紅綫縐的女性新裝。

那，滿鋪灰塵的幽窗外，是柏油路，一條光滑的柏油路。顆顆顯明的路燈，在疎疎的秋雨裏盪着銀波；「格浪浪——」一遇着風，迤邐的電條，會奏出尖脆合拍的音樂。

路旁，高高的洋梧桐，時時作輕微的小語；也時時有一兩瓣舞蹈似地飛飄着，斷線似地墮落着。

「赤——」流蕩的生命結束了。

在這陰鬱的氣氛裏，有一張古老女人的面孔被包圍着。臉，長長的，有點像驢，眉梢頭，打着一大把結，每根線條裏，射出同樣憂鬱的光芒。——這就是亭子間的老主人。

架子床上單被和棉褲，縐得像水波，脫下的衣裳，山樣的堆着。在東首高出的一塊，露着一個蒼白的小臉，身體埋在髒痕斑斕的被窩裏，不很長，眼睛怪有神，沒閉，出神似地望着灰暗的帳頂，蒼蠅振翅的微響皆聽不到，好像也在憂鬱。那樣子，至多有八歲。

「媽，姐姐還沒有回來？」這孩子開口了，臉上塗着飢餓的色彩，說着，仰起了頭，還看一看那不透亮的窗子。

「寶寶！姐姐就要回來了。」

她，那年老的女人，放下縫着破襪子的手，臉上滿浮着憤恨和憂煩，繃得更是長長地；眼，因為是夜深，需要着睡眠，無力，是必然的。

「赤——」窗外的落葉又唱起葬歌，她一顆不能安靜的心，就隨着這落葉絕命的音響，飄上了半天，悠悠地找不着歸途；墮下了大海，淹沒，是她的意料。

她本來也餓得起勁，但，有苦惱，憤恨，憂鬱，沉悶，回憶，做他的食糧，填滿了她乾癟的心房，會把飢餓壓下。

有時，她肚裏古老古老地響着，只要，一幻想到一小時或兩小時後，她女兒會帶回來泰康公司的麵包，牛肉和辣醬，枯燥的嘴裏也會泛出饑涎，像山溪似地流着。

「媽，我餓得很，實在是要吃了，姐姐昨夜帶回來的餅乾還有嗎？」這孩子倒乖，祇是用鼻子哼着，始終沒有哭。

「乖，不要鬧，睡一覺，待會兒姐姐帶雞蛋糕給你吃吶！」她說話的音調，顯然，很不自在地。

「是像前天帶回來的一樣吧？媽，那真好吃！」

小孩的臉上反映出希望的光：那黃黃的一塊，四面鑲着紫的葡萄乾的東西，在他心上快樂的跳着，幾乎忘記了現在的飢餓。

「好吧？先睏一覺，乖！」

「好吶，待會兒吃蛋黃糕。」眼真的睏上了，小孩子也懂得忍餓。

他眼睛睏了一會兒，飢餓緊緊逼迫着他小小的心，不錯，的確是難睡得着，短的軀體不住地翻動着。這滋味，對他是常有的，姐姐下午出去的時候，麵包或是白飯，就完了，牘下：是一些貼滿油漬光禿禿的碗碟。姐姐夜裏回來，那真是快樂的時候，一天唯一的快樂時候，蛋黃糕，牛肉，辣椒醬，可以吃凸出了肚皮。

「媽——。這孩子，突的喊一聲，似乎想起了什麼：哼，當然也有點。」

「怎末吶？」

「北方田裏的大水，不曉得乾了沒有？媽，還是回去吃糊塗，不會挨餓的！」

這孩子，真會想，想起了被大水淹沒的故鄉，天真的愁着，憧憬着。

那大水，的確，的確是殘酷的猛虎：屋頂上盪着船，手可以攀到樹頭。

他的故鄉，是永定河畔的一個村落，早上，有殊砂似的太陽；晚上，有皓潔的明月。小鳥像是他的伴侶，終朝和着他唱悠揚的山歌，青山是他的娛樂場，楊柳枝是他的三弦琴，有時，自拉自唱，哼着姐姐嘴邊常唱的一零半落的大鼓調。

啊！那真是美麗的時光，糊塗粥吃得飽，絕對沒有挨餓的事。

倒霉，就是去年秋天，全中國皆鬧着水：長江塌了堤；黃河決了口；永定河的水也漲過了岸。

成千成萬的逃難者，呼號着，鬩嚷着，震撼了悽淡沉重的天地。樹頭上爬着人，小孩子和家畜，淹死的最多，自己總算僥倖，還活着，礮架子和用捲蓆積存的棒子(註)，飄浮在水上，流着，無盡頭的流着。

他們是被大水飄送到南方，他們是因為捲蓆積存的棒子蕩光了，飄送到這萬惡的都市——上海。

他又很詳細的回憶着大水，那比猛虎還要殘酷的大水，小小的心坎上，爬進了懾懦；飢餓，照例暫時迴避，就

溜出了心梢。

『寶寶！睡一覺吧，姐姐就要回來了，不要胡思亂想。』

她眉梢頭的縐紋更多了，兩邊，最少要加添到五十根。頭是垂着，霜一樣的兩鬢，斑斑地；手跳動着，一高一低地縫着破襪子，眼睛很模糊，心緒很淒惘，大概也在憶恨着過去吧。

故鄉的房子，的確，有七八間，雖然，是茅艸的，但也很舒適。田，那是真有得種，棒子老吃不完，遇着鄉隣死了父親或母親，還可以熱心的慨助三兩元。那是多末快活過着美麗的時光！現在呢：挨餓，是每晚必有的事。靠女兒掙錢，那是罪過，真是不應該的事，都是爲生活，沒法。

大水，比猛虎還要殘酷的大水，她一想到，淚水會斷斷續續地，珍珠似地一粒一粒的落下。那狂濤，殺人不用刀的狂濤，的確，是真的殘酷。

當她的家鄉沒有被大水淹沒的時候，田裏的食穀和菜蔬，常綠着，碧油油地，在每一個人的心上跳着快樂的希望：那一年的血汗，會變成滿屋用捲蓆積存的棒子，和終



年吃不盡的瓜菜。

還有，那高高的田埂上，——塗滿了朝陽或是夕陽的石埂上，狗兒的父親，不是常常曲着腰，裸着肚健漆黑的背灌溉着嗎？種植着嗎？並且還會這樣說：

「一年最快樂的時候：就是收莊家。」

大水，殺人不用刀的大水！淹沒了艸屋子，飄散了用捲蓆積存的棒子。

最傷心的，最切齒的，就是一個晨光熹微的黎明：永定河決口的狂流，萬馬奔騰似地，前隊趕後隊，「花——」像是大山崩烈的響聲；就在這洪濤咆哮殘酷的嘶喊中，他們的全家就被沖散了，真的，沖散了，虛無飄渺的沖散了。狗兒和姐姐，還有她自己，被那紅色的救生船撈起了，不曉得怎樣撈就起了他們，他們是活着，不去做江魚的食糧；但是，狗兒的父親，究竟不明白，是淹死？還是沖他到喜馬拉雅山去過原始生活，猿猴似地生活？

大水，殺人不用刀的大水！沖散了他們全家，毀滅了他們生活的源泉。

過去的慘狀，電影般地一幕幕嵌人她腦際，淚水不住地落着，在一粒昏黃的燈光下，像是斷了無數玻璃管子。

「媽！你怎末掉眼水，是不是想起了爸爸？」狗兒的聲音也低沉；淚水也浸濕了眼眶。

「孩子，你想爸爸嗎？……」她的語調更顛了是幾乎噎住，說不出話。

「怎末不想，要是在現在，不是又帶我到瓦片兒堆裏去捉蟋蟀了嗎？」小孩子的悲傷，是爲着自己。

「乖，你爸爸不曉得究竟是怎樣死的？噯……」她的眼，那時、紅得真像石榴花，腫得像個團團的桃子，如那藍布褂子的角上濕透了一大塊。她剛才縫着的破襪子，這時，它，被塞在床架子縫裏，打着盹，絕對沒有留心這屋內悲慘的局面。

「媽，姐姐怎麼還不回來？」小孩子的愁思，到底容易丟掉，岔開了話，臉上似乎又射出飢餓的光彩。

「別嚷，我拿肉湯糰給你吃。」她突然，突然記起了前夜女兒穿着紮縵縐新裝回來的時候；却巧，馬路上就送來一陣「滴滴篤——」急遽的竹槓聲，她不知爲了什麼就想吃湯糰，由女兒在淡黃色鑲滿了綠邊手拿的皮夾裏，挖出十二個銅子兒，買了四個熱氣騰騰油漬外溢的湯糰。那時，不知怎樣只吃了三個，贖下那一個，還是熱氣騰騰的在

藍花碗內篆着白烟。現在要不是狗兒挨到不能挨的時候，那也許就忘掉了它；但是，過兩天，她要是再瞥見，猛然的再瞥見，這幾句話，是跑不了的：「造孽！糟蹋了好東西！」

冷的湯糰，真的沙沙地吸進了狗兒的嘴，他臉上似乎浮着滿意，聊可充飢的神情。冷，管它，比沒有，總強得多。

小屋子的空氣也和緩了許多，一粒昏黃的燈，還是淡淡的昏黃着；但，已看不到斷碎的玻璃管子。

沉沉。

狗兒閉着眼，渴盼着希望，頃刻就降臨，老女人的臉，死板得像鬼，像悲苦的孤鬼，那紅桃子似的眼射着遲鈍無力凝視的光。

她女兒今天下午走得太匆促，——都是爲生活，竟然忘記了帶走那白眼的小錶；這錶，據說，也是很摩登，放在醬油瓶辣椒罐的會萃地，像萬花筒似地蒸出高貴驕傲的光彩，這時，大小針正齊集在亞刺伯12字上。

夜，真的深了。

雨，還是疎疎地；風，還是颯颯地，在窗外。

(註)玉蜀黍北方叫棒子。

一九三三年九月。

介紹

本社出版叢書

1. 東風西風

布克夫人著  
郭冰岩譯

定價每册六角

2. 幻變

程景頤著

定價每册三角

3. 羣衆

高爾斯華綏著  
蔣東岑譯

定價每册六角

# 雙子星座

(續)

劉 心

## 七、誰道破了我的祕密

醒來，周圍是寂寂的夏夜。我的思維歸還了我的掌握。我微微知道，我似在一個慘夢中奔投出來。然而，那夢似乎去得很遠了。淡淡的有個殘痕，烙在記憶裏。我睜開了我的醒後倦憊的眼，我看不見什麼？這時，我的口渴得發燒。心頭也很平和了。手足疲困得很。腦子也在脹痛，呼出來的氣脈，也是熱得燙人。一陣一陣的花香，斗然的飄了過來，這有點近粉香也有點近髮香，是那末的沁人適好，我又沉入了陶醉裏。

殘餘的人語，由隔房透過來，難道是我的錯覺嗎！樓上只有一個我的房子，爲甚隔壁也有人語！我疑神疑鬼地斗又入了恐怖的情態中。

「我渴了。」

我不知不覺的叫了出來。就這末地叫喚一陣過後，房外的人語斗然繁多了。一片淡白的光影，也在窗子裏送入來。我一定神，我却驚訝了。怎的我房子也變了？我的書案位置也更換了？帳子也變小了？床上也有着金山氈？呀，床兒也有床欄了，變了。

呀的門兒開了，進來的是瑋瑋和她的嫂嫂。

幸福！幸福！幸福！

我一骨碌就坐了起來，我原來是睡在瑋瑋的床上，我睡的是她的房，烈文的影子，擴大了，我勾揭了帳衣，我探出了頭。

「啊，莊姑娘我出醜了。」

「好了點嗎？駱先生！」

「醒了！」

我爬下床來，我沒有穿對鞋，我的脚斗踏了一脚的溼，我俯頭去，原來是我嘔吐的穢物。我的外衣沒有下，我

的襪也沒有脫。我立起了身，找到案上的茶壺，含着壺嘴止了渴，便奪門出來了。我急急地就上了自己的房子。

瑋瑋與她的嫂嫂，看着我奇怪的醉後行動，又引了她們一些憂慮。於是，她倆披着外衫，提着糖水又追上樓來。

「駱先生，你應該靜養一下。就樓下眠到天明又有什麼打緊？」

我說不出話，我脫下鞋子，我去了外衫。我抓了茶壺又喝了一陣，又倒在床上，嗚嗚咽咽哭了，爲着什麼？那時，我也說不出道理。我隱隱地我已經失了我的潔白，我已在她們的記憶上投下了醜惡。

「駱先生靜寂一點！」瑋瑋嫂子說。

「這裏有糖水」

「不要了，請二位睡覺去。」

我的眼淚，又迷亂了我的意識。我突然又從床上坐起來：

「楞文嫂，莊姑娘，我像一匹瘋了的野狗，擾亂了你們的和平，我？……我？……」

「駱先生，有什麼事，要值得這末傷心？」楞文嫂說。

「寂靜一點，往後你也有你的幸福，不必在人家的明眼中哀哭。」她只有這一句，算是合了我的心，我並不曾停哭，却更而號陶。

我突然又立了起來，立到她嫂子的身前，她嫂子退後一步，我看着房外說。

「楞文嫂，不必怕我！着實說一句，我的心被令妹找去了。」

「呀！」

出了我的意外，瑋瑋驀然的也哭了。這我却反而得到了一種快樂的實感。

「駱先生，我妹子不配抓你的心」。

我的淚止了。我的燈兒也上火。那一雙年青的女人，在我的房門，擊着燈兒失却了。房裏填滿了寂寞。我迷亂着意識，我倒下了床，我又彈着淚珠，抽搖着咽聲，驅去了濃重的寂寞，一直到了天明。

這天，我沒有起床來，一身的骨節却酸痛。腦子空洞着。眼睛也懶啓張，老是閉斂。全身陷入了疲倦，酒精征服過後的疲倦。

早飯時，禧齡太太來過我帳前，我裝着睡得好，她老



人的手兒按到我額上輕聲說：

「熱退了」。她身後跟着的是瑋瑋，一陣，她們便出去了。自己真的就在她們出去不久後，睡了下來。醒來，已經是日落黃昏天的時候了。我的床頭，忽然出現了一張字條。難道又是瑋瑋的嗎？

「請先生，你睡得好，我便喜歡了。我真怕你那個瘋狂的樣子。尤其怕聽 Love和Must。好在家裏沒有能聽清你的話的人。先生你何苦要來得這末傷憐？又何苦要來得這末露面？先生放蘊含一點，經過了這四月來的同居，我知道你全生活的起落，而你又何必對我嫂子說心被誰抓去了呢？先生放開心兒生活下去，瑋瑋勇氣是有的。名譽與家庭我可以顛破的。只要那個時機，是到來的時候。

明白我的話嗎？先生放開點心，靜靜睡他幾覺。醒來，看到這字條，請起來洗臉吃飯吧！今晚過去，明天又是謀忙的時候了。記取，先生今晚聚會後，又總得到半月後才能會面。

明白我的話嗎？」

這字條的魔力真大，我的波息算來又被復原的健康奪

去了。我的眼前遊漾着快樂的長虹似的影子。於是自己便起床來，去洗臉去用飯，籃間蕭齡太太說了我許多醉裏的妄動，說我解開腰帶自縊，說我握緊拳頭碰壁，說我呼喚一個女子的名號。說我撕過瑋瑋的一本床頭的小說。

「太太，出醜得很，望你老原諒我的不是。」

「醉人才是真，你的醉態也很溫靄，不過却要哭，哭着也不是好辦法！」

娥眉新月，很早就斜攔到簷際，嫩涼的風，飄着田野的禾稻將熟的芬芳。晶晶的夜星，出沒在非疏的雲袞裏。我一個人，顯出夏夜的消閑，看那娥眉淡月西斜，看那夜星睜眼。涼風吹開了我的鬱結，把我送入飄然的恍惚裏。

輕輕到了那四更，摸出房門，赤跳了雙腳，像鼠兒的偷行。看對着黑暗中的物體的外應與空隙，自己沿着空隙穿着躡着翻到樓下，抽緊躍博的心房，揉斷急迫的氣息。摸着，穿下走廊，一輕一快的擒住了恐慌，扼斷了逼感，而來到她的房前。花布簾衣低低掩好。伸指叩門，掀開簾衣，這又是意外的發現，門兒並不閉關？斜斜的掩了一半。自己側了身，入去，入到房中，自己摸出火柴，輕輕劃

## 雙子星

了一根。借着淡淡的光，我看對了那垂垂的帳子，我看對了那雙紅頭的拖鞋，驚與喜，包裹了我。我忍着呼吸，我噙着口涎的吞飲，我借着腦門上，火柴的光影，我輕輕摸到帳門邊，我像得了莫夫的神祕的啓發，我像到了瀕死時的得救，我顫動着快樂又驚悸的兩手，徐徐揭開帳門，我縮着手，我不願就觸到那溫溫的軟軟的人，我不願我的慾望，就此完滿，我不願我的生活到此就結了一個段落；我交起手，我願靜聞一下那低弱的像夜來香吐氣似的，像秋露低語似的睡聲。我靜聞了：

靜寂，死滅，包緊了我。

「難道是？」

靜寂，靜寂，靜寂。

一塊黑黑的疑雲，投落了我的腦門。我的心突地一跳，我伸出了雙手，放到簾上，放到枕上，放到床角。

「呀！」

我微怨了一聲，第二根火柴又劃了，一帳子都是淡白的光，給我的把握與滿足，只有一個小小的包裹。

「留給空手回去的人」。

我讀出了我的不幸的消息。

我回到樓上，點開了燈，在恨怒的火燒中，我開了那個包裹：最表面，是一張紙，寫着兩行字：

女人愛與她接觸最密的男人。

女子的職業，是只有欺騙一門。

第二層是一對枕函。正中又裹着一個小小的盒子。盒裏是一個心形的戒指。盒底下又是一張紙：

【性急，不是你對付人家的妙法。你該有點堅耐，而且你也重三倒四的想。你我該是如何形式的一對人？你對我說，有妻有女。你知道我有個新聞記者。那麼我們也便各有各的道路了。不過在某一個要求之下，我依然也可改換我生存的坦道。就這樣，你有你的決斷，我有我的手段。如果沒有確定着做人的根本辦法以前，我不歡喜那個不負責任的任性辦法。這你，要罵我怨我也由你便去。我們如能在某項的完滿之後，我們的將後也環布着生的阻難和生的咒罵。對你，也不是一個辦法，於我，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這樣崎嶇的長途之上，你我只是能遠遠的做個朋友。今夜的欺騙，也就是爲着這一層。我想，你這末一個有妻有女的老成持重的人，怕可以宥諒我。

不過自家在昨夜看了你那片的傷慟，我却又不能不爲感動。

沒有法子擺脫自己命運的播弄了。就是這樣地向你要求一件事。

割去你的妻女。

給你二個禮拜的考慮。

再見，二個禮拜後再見。」

這一紙的說話，像一枝棺材釘釘到我的感覺上。釘完了我一切的思想。我眼前現出了妻的到我家來，前後二十年的生活的面影。女兒週歲的嬌憨，也跟着浮了起來。然而，更美，在想象中而還未到現實的幸福影子，也掩蔽了其他的一切。

她底話，沒有一句不是穿透了我的惡習，沒有一句不是道破了我的祕密。我俯首到這些理想的偉大的愛情之前，我感着到無限的羞恥和渺小。

我的恨怒的火燄，在羞恥和渺小中低落了。同時我的勇氣也遁了。換來的是要從長計議，能不能割去妻愛兒情的一個猶豫的心。（未完）

民生主義

統制經濟論

何迺黃著

內容分五章、全書十萬言。

- 一、由自由主義到統制主義
- 二、統制主義的理論及其發展
- 三、統制主義必須具備的條件
- 四、統制主義與中國的出路
- 五、民生主義與統制主義

線路社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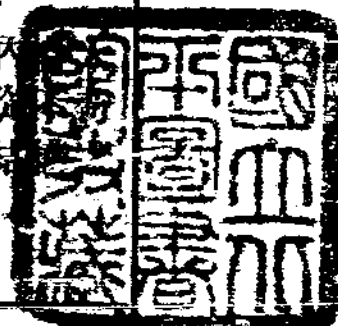
幸福的哀歌

實價二角半

何德明著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何德朋先生作新詩將垂四年，先後在國內雜誌發表甚多。作者對作詩態度素主嚴肅，從且；本集共收詩十餘篇，幾無一篇皆非精心結作，洵為近年來中國新詩壇之意外收穫。

二十二年九一八則三日在南國



## 本刊投稿簡則

- 一、本刊對於有關文藝之文字，如，小說，論文，詩歌，戲劇，隨筆，文壇消息，文化通訊，批評介紹等，如承投寄，均所歡迎。
- 二、投寄稿件，如係翻譯，請將原本同時寄下。
- 三、稿末請註明姓名，及通訊處，掲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四、投寄文稿，本刊有權刪改，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投寄稿件掲載後，酌酬本刊與現金。
- 六、來稿如不刊登，附有郵費者，當即退還。
- 七、稿件請逕寄本刊編輯部。

## 不許轉載

——  
二  
——  
編輯月刊第三十九期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

編輯者 綫路社

南京太平路

發行者 綫路社

印刷者 國民印務局

南京宗老巷四號

## 定價

零售：每册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十二册，一元二角，半年六册，七角，國內郵費在內，國外另加郵費，半年九角，全年一元八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爲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九六九號

## 代 售 處

社

開封：秋水書店，第一，共和等報社，中國書局  
瀘縣：寰球圖書公司  
西安：西安派報社  
濟南：中山書局，雲東印書局  
泰安：順興派報社  
河南：民智派報社  
漢口：新時代書店，真美善圖書公司  
南通：三友書局  
杭州：開明，文藝，武林等書局，集益合作社  
興甯：啓新書局  
梅縣：中華書局  
汕頭：現代  
香港：啓新書局  
，中國書報代辦所，北海市聯中書局合作社  
廣州：共和，現代，華南等書局，圖書消費合作社  
辦社，時代圖書公司  
上海：現代，光華，新中國，上海等書局，雜誌代  
國際，中南，羣衆，進步，振興等書局  
南京：花柳樓，長春，中央，文，金陵，大中，

太原：同仁書局  
山西：麗照合作社，民生消費合作社  
瓊州：百科公司書報部  
荷澤：荷澤書報代辦介紹部  
九江：中華書局  
徽州：徽州日報館  
安慶：景文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局，新時代書店  
廈門：新民書局  
徐州：普育書局  
鎮江：東維書局  
濟南：新民書報社，民智派報社  
高郵：新民，新新書報社  
蕪湖：蕪湖書店，科學圖書社  
雲南：文化，東方書局  
鄂都：平都書局  
重慶：北碚書局  
成都：北碚書局，普益文化部  
南昌：江西書局